

大光短篇故事精选(何晓东)

目录:

编者序

一、血腥的日子

1.前言

2.屠杀

3.有人敲门

4.风波平息

二、绑架

三、日历上面的金句

四、彩虹

五、我不再逃避神

六、不算太迟

七、我在临阵脱逃

八、饶恕杀我女儿的人

九、约书亚的神迹

十、没有人需要我

十一、打保龄球

十二、爸爸的地位

十三、早餐祈祷会

十四、一个有能力的传道人

十五、一位纽约传道人的见证

十六、搭便车的人

十七、安慰

十八、黎巴嫩的传道人

十九、少数民族的归主

二十、轮椅赛跑健将

二十一、车子的故事

二十二、追踪者

二十三、审判

编者序

「血腥的日子」，是讲到土耳其人屠杀他们境内亚美尼亚人的事情，亚美尼亚人都是基督徒，在十一世纪前是个独立的国家。后来国土被俄国、伊朗和土耳其三个国家所瓜分，亡国到今天。土耳其人是回教徒，他们要亚美尼亚人改信回教，他们不肯，于是土耳其人就要杀尽国内所有的亚美尼亚人。这篇见证是讲到一个小亚美尼亚人的家庭，如何在大劫难中蒙主保守。因为全文很短，所以又附加了二十二篇短短的真实故事，末了一篇「审判」是我自己写的。

何晓东

主后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城

(一) 【血腥的日子】

(1) 前言

在九世纪的时候，中东地方有个小国叫亚美尼亚，只有四百平方里，位于黑海南端。因为她处在东亚交通要道上，所以历年来屡次遭受外人的侵略。这个国家的寿命很短，由主前一百九十年起，到第七世纪。在主后三百零一年，基督教便传到这个国家，使他们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到了十五世纪，圣经才译成亚美尼亚文字。到了十一世纪，土耳其人来到中东，亚美尼亚国便亡在土耳其人的手里。土耳其人是信仰回教的，与基督教誓不两立，亚美尼亚人便成为他们的眼中钉，遭受很大的逼迫。一八七六年，土耳其的苏丹·阿都哈姆米狄二世即位，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宗教观念，他就对国内的亚美尼亚人进行一次大屠杀。从一八九四到九六，被屠杀的亚美尼亚人足足有二十万人。一九一四到一五，死的人数到一百万。一直到今天，亚美尼亚人还没有他们自己的国家，散居在各国当中。底下的见证，是由一个亚美尼亚的女人口里说出，这个女人现在居住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

(2) 屠杀

「孩子，你们要出去走走么？」父亲问妹妹古路莎和我两人。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吃完早饭，正在院子里。

父亲的纺织厂周末休假，所以，我们一家人可以团聚，欢度两天的好时光。

「要不要去你们外婆马克淑丁那里玩玩？」

「好呀，爸爸！」我很高兴地跳跃起来。

我最喜欢去外婆家，舅舅和姨妈都还没有结婚，他们和外婆住在一起，并且经营一家铜匠店。我经常独自一个人去看望他们，今天，我们是一家人一起去的。父亲、母亲、妹妹和我走在路上，不时向附近一带的邻居打招呼。关西利城的街道窄小，但是很安静，店铺都关了门。亚美尼亚人都留在家，欢笑的声音不时从那敞开的视窗传到我们耳里。

我们进到院子里的时候，外婆已经站在那里欢迎我们。

「真没想到你们会来！」她高兴地叫着，一面把古路莎和我两人紧紧地抱在怀里。哈高舅舅站

在门口。

「哈罗，小娃娃，」他向我叫着，他最喜欢和我开玩笑。古路莎只有三岁，一值不停地跑来跑去，父亲和母亲就打算带她先走，我被外婆留下来，到了中午，她吻了我一下，又送了一个糖圈给我，才让我回家。

我只走了短短的一段路，就感到轻视有点不大对。两个小时之前，街上还是很宁静的，现在却是一篇混乱。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都纷纷到处逃窜。他们一面跑，一面哭，一面叫。是怎么一回事啊？」

「赶快逃命，孩子！」一个陌生妇人对我叫着。

「快回家去！」

远远地，我听见有车号的声音，但是一次比一次更接近。狗不停地狂吠，我仍然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想跑，但是两只脚像是被冻结了一样，寸步难移。那个妇人不顾一切，抓住我的膀子。

「你看看，」她叫着。

「土耳其的军队来了，他们要屠杀我们亚美尼亚人！快回家去！」

「屠杀？」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一点都不懂。好像听我父亲向母亲提过，从他们的脸上，似乎显出一些忧虑的样子。今天的事情，是不是他们所忧虑的呢？我仍然站立在那里，看着别人在跑。那个妇人打了我一个耳光，更令我糊涂。她指着一辆马车说：

「他们来啦，你看嘛！土耳其的军队！快听我的话，回家去，不然的话我又要打你了！」

我终于采取行动，拼命往家那边跑，母亲在门口迎着我。我一见到她，就大哭起来。

「你怎么啦，荷娜桑？」她一面柔声问我，一面整理我零乱的头发。

父亲从房里对我说：

「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我们都在为你担心呢！我正想出去找你。」他手上捧着一本翻开的圣经，从房里出来。

「你哭了，怎么一回事？」

「我遇到一位太太……」我呜咽地说。

「她打了我一巴掌，说完若不赶快回家，她还要再打我！」

「为什么她要打你？你又顽皮了吗？」

「不，我没有。」

「那么她为什么要打你呢？」

「因为我不肯跑。她说马上会有大屠杀。什么叫屠杀？那些士兵在街上干什么？」

父亲和母亲面面相觑，圣经从父亲手上落到地下，他弯腰拾起来，又去检查了一下门上的锁，我再看看母亲，她脸上也变了颜色，眼睛里充满着恐惧。

足足有好几秒钟，大家没哟讲一句话。父亲清一下嗓子说：

「你们不要害怕，以前也曾有过这样的谣言，这次大概也是一样……」他还没有说完，外面的军号声便响起来了。古路莎哭了起来，虽然她不懂得我们所说的，却能分担我们的恐惧。

「乖乖，不要哭，」父亲安慰她，把她抱在怀里。

「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他也是在安慰他自己。我们都站在那里留心地听外面有些什么声音。那个声音越来越接近了，我的全身都在发抖。我想站稳，但两腿不住地摆动。父亲把手放在我的肩头上，母亲也是如此，我们四个人抱在一起。我很幸运能及时赶到家里，和父母在一起，感觉上多少会安全一些，即使大难临到，也是共同忍受。我们听到院子的围墙外有恐怖不寻常的声音。幸亏我们还有这么一道墙来保护，可是墙却挡不住外边传来的声音。有马蹄声、惨叫声，混合在一起，如同汹汹的浪涛。

「求求你不要开枪！」有人在叫。

回答他的，是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母亲低声饮泣，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街上的狗不住地吠着。

「你听，我轻轻地说。」

「连狗都害怕起来了。」

「不会的，」母亲说。

「土耳其人不会杀狗的，他们认为他们祖先的灵魂可能就在狗的身上。」

「你说得对，伊菇西，」父亲说。

「狗是最安全的，只有我们亚美尼亚人在危险之中。我们才是土耳其人攻击的目标，不是狗！」为什么土耳其人这么痛恨我们呢？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个很古老的问题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解答，为什么他们要屠杀我们？

「听！」父亲说。

「有很多人在叫喊。」

「这声音是来自土耳其人的住宅区，就在我们房子的背后！」

母亲轻轻地谈：

「他们在嚷些什么？」

我抬起头来，仔细地听，最初，声音有点含糊，以后渐渐清楚起来，我们分辨得出每一个字。

「杀啊！杀啊！杀啊！」

他们重复地这么叫着，四面八方都引起了回声。

「杀啊！杀啊！杀啊！」

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像是一场恶梦。我紧闭着眼睛，想不去理睬那些声音，我又开始颤抖，没有办法制止。

我的牙齿也格格地响着，父亲将小古路莎交给母亲，抱着我。他是个壮大的男人，却很温柔和良善。

「爸爸，」我哭着说，一面抱住他的脖子。

「为什么这些土耳其人要杀我们？我们并没有触犯他们？为什么？爸爸？为什么？」

「有一天，若有时间的话，我会详详细细讲给你听。这些土耳其人都是回教徒，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该怎么办呢，何文尼？」母亲急急地问。我虽然还年幼，却觉察得出她那绝望的语气。
「我们不能就站在这里等死。」

「更不能到街上去，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吗？」

「我想那些军队正开往亚美尼亚人的地区，」父亲说：

「我们背后就是土耳其人的区域，这很危险，他们会破墙而入的，我们不能留在家里。」

「是的，」母亲同意地说。

「可是何文尼，那些士兵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现在每一秒钟都必须要把握着。」父亲走到门口，把门开了一条缝。

「让孩子们都穿上外套，你也穿上。」

我们就跟着他过去，但是他要我们退后一步。

「等一等，我先看看外面。」

他出去了，好像永远不会再回来似的，最后，我们总算听到了他的声音。

「跟我来，我们先躲在地窖里，到了天黑的时候，再决定去那里。」

我们进入院子，麻雀仍然像昨天、前天一样的站在杏树上不住地叫着，果子都已经采下来了，叶子开始发黄。一阵凉风来自遥远积雪的山上，这些声音如同美妙的音乐，可是今天，却像世界的末日临到一般。

「嘘！嘘！」父亲叫我们不要出声，我们贴着墙，徐徐地前行。他指着墙那边，土耳其人所住的房子，我们看见土耳其的士兵，一个个地由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到街上去，幸运地，我们的房子并没有紧紧地靠近他们，土耳其士兵是不会过来。我们的围墙很高，上面又有铁栏，但是，能够防卫多久呢？他们总会有办法进得来的！进来之后将会怎么样？这道墙并不能保证我们安全，只能给我们时间躲藏。我们四个人就这么踉跄前行，到达院子的另一端，那里住着我们的邻居，阿格江江先生和他太太，还有他们的媳妇莎拉，以及她那出世才两天的男孩哈戈，他们已经在那边等着我们了，但是孩子的父亲亚兰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快点，何文尼，帮助我把地窖的门拉开，」阿格江江喘着气说。

「那些士兵随时都会发现我们的。」

我藏在母亲的灰色外衣里面，小心地朝着外面看。我们的房子后面人声嘈杂，屋顶上面全是土耳其的士兵，他们像蚂蚁一般地由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并把头转向我们的院子。

「神呀！求求你别让他们发现我，遮盖他们的眼睛，天父啊！求你保护我们！」我听见母亲在低声祷告。突然之间，有一个声音来自那条通往隔壁那幢房子的秘密小道上。由于这条小道，我们可以由一幢房子去另外一幢房子，而不必经过街道，每一个人都被怔住了，没有谁敢动！是不是也是我们的邻居呢？

阿格江江先生伸手拿起一根柴，高高地举过他的头。

「何文尼？是你吗？」

我们大家都松下一口气，原来是法汉，我们的邻居。

「我也能进去吗，地方够不够？」他问。

「当然可以，来吧，」父亲回答。

「要快！」

我拉着母亲的手，一起走进去，地窖里面黑漆漆的一片。我一向很怕黑暗，就像怕土耳其人一样，每走一步都必须握紧母亲的手，并用另外一只手摸着湿润润的墙壁。

「小心点，孩子，」母亲轻轻地说。

「我们马上就到底下了。」

忽然有东西拂过我的脸，我伸手去抓，原来是蜘蛛网粘在我的脸上，蜘蛛和老鼠也是我最害怕的东西。

到了下面，门是关着的。父亲燃起了灯笼，把门弄开，每样东西都显出可怖的影子，就像个土耳其人躲藏在那边，我紧紧地抓住母亲的手。

「不要怕，荷娜桑，有我在你身边，只要记得，神会照顾我们的。」

「我有一把枪，何文尼！」法汉说，这时候，我们已经到达地窖的正中央。

「里面是有颗子弹！」他将那把旧枪递给父亲，父亲拿到手看了一下，又还给他。

「对不起，朋友，这对我们没有丝毫益处，枪已经生锈了、连子弹壳都跳不出来。而且只有一颗子弹，管什么用？土耳其兵哟好几百个，全部都是武装的！」

好久一段时候，没有人说话，最后父亲又说：

「朋友们，我们虽然手无寸铁，却有一样极可靠的武器，就是祷告！我们必须祷告……神才会保护我们。」

父亲就把头低下，在我耳边轻轻地说：

「孩子，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神与我们同在！」

我得到很大的安慰，父亲的话是不会错的。

我的眼睛已经习惯在黑暗里了，看到那些人都把头低下，闭上眼睛，在那里祷告。

「亲爱的天父，」父亲说，他的语气很坚定。

「我们知道你是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没有告诉你之前，你已经知道甚么事情发生在你儿女们的身上了。主啊！我们的心都很沉重，不知道该去哪里……该怎么做。我们求你救我们脱离那些土耳其人。你会与我们同行，带领我们。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救救我们，主啊！」

「亲爱的天父，求求你与我们所有的邻居和所亲爱的人同在，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和他们见面，但是我们求你也照顾着他们。赐给他们勇气，安慰他们和保护他们。末了，亲爱的主啊，不论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求你使我们一直对你忠贞到底。阿们。」

「阿门。」所有的人也同声说。

我伸手摸着父亲的手，又大又强壮又温暖，令我得安慰。神将带领和保护我们，这句话使我感到舒服多了。

男人们便开始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样。他们先观察了一下这间地窖，面积相当地大，就在我们的院子底下。这地方是我们用来储藏冬天的食品和燃料的。现在已经存了些红苹果和切成片的香

肠，这些都是母亲所准备的。墙边上也堆满了木柴，长短都切成一样，冬天时用来煮饭和取暖的。

「这些木柴！」父亲说。

「你们每人都找地方坐下来。我把那些木柴堆成一座墙围着你们，你们只要坐在那里不动，那些士兵是不会发现你们的。」

母亲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在腌黄瓜的瓦罐子旁边，就和我、小古路莎一起坐下，她坐在我们的中间。

「爸爸呢？」我问。

「他也躲起来了吗？」

「亲爱的，你是知道你的爸爸，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躲藏好的话，他是不肯坐下来的。」

母亲的话很对，父亲往往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人。难道母亲已经预先看见，将会有危险摆在我们的前面了吗？

「你们到这边来吧，」父亲带着莎拉河她的小哈戈，到一个躲藏的地方。

「这个角落对你和你的孩子都很安全。」

我惊怕地贴住母亲，抓着她的手。那扇拴着的门，也堵不了上面传来的声音。突然我们觉得地在震动，是不是车轮滚在石头铺成的街道上？接着又是些枪声，子弹有没有打中它的目标？整个下午，我们都是惊涛险浪之中，虽然有父亲的祷告，但还是免不了心头上的恐惧。我看看母亲的脸色，她闭着眼睛，嘴唇在动，我知道她是在祷告，可是神听不听一个七岁大孩子的祷告呢？

我再看看我那幼小妹妹，她已经睡着了，她的头埋藏在母亲的怀里。

「神呀，」我说。

「求求你别让甚么事发生在我的小小妹妹身上！」

下午过去了，我们像惊弓之鸟一样，随时等着大难临头，一面祷告求不要有事情发生。

最后，我们听到上面有脚步声，在院子里响了很久，可能是甚么人在搜寻我们藏匿的地方。那些脚步声停在地窖门口。他们终于找到我们了！

「喂！开开门哪！」上面有声音下来。

「我是你们的朋友！来帮助你们的！」

父亲起来，把手指按在嘴唇上，要大家不要出声。

「我说，若有人在底下，请上来开门！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婴孩发出呜呜的声音。

「可别让他哭！」阿格江太太轻轻地说。

「莎拉，盖上他的头。」

「妈，我恐怕，我们在这个地方会被闷死。我需要有一点空气和亮光！」莎拉抱着孩子，从地上站起来，想要到门那边去。父亲在前面挡住她，并一手把她挟住，另一只手捂着她的口，将她送回来。

「嘘！不要理他，」他说。我吓得运气都不敢喘一口，这个婴孩的哭声，会不会使我们都遭殃呢？他的母亲会不会再度想要跑出去？门很重，很难打得开的，最后那个人把门踢了几下，又说了

一些话，就走开了。

「他只是一个人，」父亲说。

「他一定不是个兵。我想，他大概是住在我们屋后的土耳其人。我怕他只是花言巧语，引诱我们去开门，我们绝不能冒这个险。」

「可是他答应保护我们的。」莎拉说。

「是的，他答应保护你，但那家伙不是亚美尼亚人，你怎么知道他可靠不可靠？亚兰也要你和我们在一起的，莎拉。」

「亚兰！哦，亚兰！你在那里呀？」她哭起来。

「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活不下去了！」

「你要勇敢些，想想你的小哈戈，他需要他的母亲！」

「他也需要他的父亲！」

阿格江太太伸手去抱着她的媳妇。

「我们坐下来吧，小哈戈大概是肚子饿了。」

她们婆媳又回到父亲为她们预备的那个角落去。

下午总算是过去了，看起来我们好像将永远留在这地方似的。父亲来到我们这边，一看到他，我的心就平安得多了。

「何文尼，」母亲对他说。

「如果他们只是要杀亚美尼亚人的话，你想我们的希腊朋友肯收留我们么？」

「你问这个干什么？」父亲问。

「我是说马斯脱拉基，他们离这里并不远。我想马斯脱拉基太太和她的几个女儿也很孤单，你看她会肯让我们在她家里躲一阵子吗？」

父亲想了一会说：「我们可以去试一试，我想那个土耳其人一定知道我们藏在这里，只是他一个人不敢擅自破门而入，他会带着人回来的。让我去和他们商量看看。」

他把灯笼从墙上取下来。

「现在天已经黑了，」他对大家说。

「我们必须下一个决定。」于是我们的邻居们纷纷从他们所藏匿的地方时走出来。

「如果我们继续留在这里，」父亲继续说。

「那些兵迟早会找到这里来的。」

「可是我们去那里呢？」法汉问。

「亚美尼亚的教堂远在城的那一头，我们是过不去的。」

「就是能去也不是个办法，土耳其人第一个要关顾的地方，就是亚美尼亚教堂，那里不是安全的地方。但是我们都有希腊朋友，我和我太太打算去街那边马斯脱拉基家。」

「神与你们同在，」阿格江先生说。

「我们还是留在这里，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亚兰的下落。」

「好，地窖里面有的是食物，」父亲说。

「可是水呢？你们知道井里的水是不能喝的。」

「这我知道，」他说。

「我们可以取些雪来融化……也许过一两天，就会有亚兰的消息。」他的声调低沉，带着绝望。如果他的儿子再不回来，他们就必须找地方躲藏。我们便流泪告别。我们是很久久的邻居，大家住在一起，同甘共苦，现在分开之后，还有机会再见面吗？父亲和阿格江江先生吧鐵栏挪开，开了门上的锁。

「我们一定为你们祷告，何文尼。」法汉说。

「我们也为你们祷告。」

父亲开了门，夜里新鲜的空气，进入我们的肺腑里。晚上，满天星斗，我很高兴又能跑出来。地窖里面霉臭的味道，实在使我难以忍受。父亲先把古路莎抱出去。

「抱住爸爸的颈子，」他说。

「我们要走一段路，你们要保持安静，不要出声。」

母亲扶着我的肩膀，父亲打开院子的门，那扇鐵门便徐徐地开了，声音却是那么地响。街上很暗，两边都是高墙，我们在黑影里向前蠕动。忽然我的脚踏到一个软软的东西，原来是个人躺在地。我差一点点跌倒下来，母亲在旁边一把抓住我。

「快一点，荷娜桑，」她催着我，我把头回过去。

「可是妈妈，我们要不要去帮助那个人？他受伤了，不能动呢！」

「我们救不了他的，」母亲说。

「这个人不是受伤，他已经死了。」

我吓得面色发青，街上有很多尸体，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为什么？为什么土耳其人那么痛恨我们？为什么他们要屠杀我们？

母亲弯下身来，在我耳边说：

「不要再向下看了，抬起头来看看天，那些星宿，好像是保护我们的天使。」

我脸上露出笑容，母亲的话安慰了我幼小的心灵。于是我就一直把头仰起来，朝着天空。

我们好像走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我们希腊朋友的家门口。

「马斯脱拉基太太，」父亲轻轻地叩门。

「我是何文尼·佛哈尼恩。」

「谢谢神！」她在里面回答。我们听见她在推桌子，然后开了门。

「快进来，我真高兴能见到你们！」

两个太太拥抱在一起。马斯脱拉基太太抓紧了母亲的双肩，望着她的脸。

「我一直在为你们担心，谢谢神，你们没有事情！」

母亲摇着她的头，眼中充满眼泪。

「我们还算运气，其他人就不是了！」

说了之后，就忍不住大哭起来。

「这里是安全的，我真没有想到苏丹会干出这种事情来，」马斯脱拉基太太说。

「你知道吗，他下了一道诏令，要军队出动，杀尽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这个人真是疯了！」
「我们早就害怕这件事会发生，」父亲说。

「亚美尼亚人生活在这种阴影底下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虽然如此，我们却没有离弃耶稣基督！」

我们的希腊朋友，她也是个基督徒，颇能了解这件事情。

「那么你们现在要怎么样呢？」她问。

「我们希望你能让我们在你家里躲一躲。」

「你们今天晚上可以住在我家，何文尼。但是明天我要将我的女儿送到希腊东正教教堂里去。你知道，欧拿西不在了，我不敢一个人留在家里。」

「可是他们并不屠杀希腊人的呀。」父亲说。

「是的，何文尼，但是一个土耳其朋友曾警告过我，我的女儿在这里很不太平，士兵可能会把她带到他们的营里去。」她的嗓子哽住了。

「在开西利城有不少女孩子就这样地被强奸了！」

我虽然不懂她说的是什么，但一定是相当可怕的事情。

「你们有吃过什么吗？」她问。

「没有，逃难要紧，也就没有想到吃。」

「那么，我弄点东西给你们吃吧。」

「谢谢你，我们不能吃你的东西，」母亲说。

「还是把东西留下来，等这个劫难过去。」

「别胡扯，伊菇西。我们有饭大家吃，你和何文尼做在那边椅子上，孩子们可以用角落的那些垫子。我有新鲜面包，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弄些凝乳和水果。」

吃完了之后，古路莎和我就躺在角落边的床垫上睡觉。大人们继续谈论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古路莎一下子就睡着了，我却迟迟未能入睡。事情会变得那么快，令人想象不到。

「你有没有听见我母亲、妹妹和我弟弟的消息吗？」母亲问：

「真希望我们的朋友和邻居都安全。」

「你知道卡文宁那家人的遭遇吗？」

我假装睡着了，偷偷地看着母亲在摇头。

「大屠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离开家逃出去。半路上，土耳其士兵开枪打死卡文宁夫妇，连他们的小儿子艾维迪士也不能幸免。至于他们那两个女儿，」

马斯脱拉基太太直摇头。

「我到现在远不敢相信，那些兵丁挖去小马丽安的眼睛，只因为她的眼睛不是棕色的！她痛得又哭又叫，他们却不让她姐姐过去扶她。」

「啊哟，神啊！」母亲惊叫起来。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这些狼心狗肺的人！」父亲脸都气红了。

「只因为她的眼睛不是棕色的！」马斯脱拉基太太重复地说。

我楞住了，马丽安……她那双美丽蔚蓝色的眼睛，笑起来如同天上的阳光。我的泪水像是水般地往外涌出，急忙跳起来，跑过去伏在母亲的膝上痛哭。

「哦！妈妈！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对待马丽安？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爱她。」

「我知道，亲爱的！」

「我很难过你也听见了。说不定马丽安仍然活着，有像马斯脱拉基太太一样好心的人收容了她。」

「您想可能吗？」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们只是希望如此。我们可以祷告。即使马丽安死了，她是与主耶稣在一起的。」

父亲把我抱回我所躺卧的地方，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不久就酣然入梦。一晚上都是连串的恶梦，那恐怖的枪声，还有那对美丽可爱的蓝色眼睛，我醒过来很多次，每次醒来，都看见我父母和马斯脱拉基太太，在微弱的灯光底下，跪在桌子前面祷告。

第二天是星期天，街上仍然充满这恐怖的气氛。马斯脱拉基太太仍然担心着她女儿的安全。当她再度提起要去教堂的时候，母亲就调头对父亲说：

「何文尼，我在想，如果我穿上一套希腊女人的装束，是可以通过那些士兵，不妨让我到那个寡妇马利可的家里！问她是否能收容我们？」

父亲犹豫了很久，最后勉强地点头答应。

「我们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你去吧。我留在这里帮马斯脱拉基太太在窗子上架上铁栏干。」

凡是希腊人，没有一个不是同情亚美尼亚人的，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惧怕土耳其的苏丹·阿都哈姆米狄二世。

孩子们最容易将恐惧的事情忘掉。有一个男孩图特，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过来找我！

「喂，荷娜桑，你知道街那边的一家糖果店被人打开了吗？满地都是糖果！要不要我们一起去拿些回来？」

「你自己一个人去吗？」我问他。

「当然，我一点都不怕。你呢？」

「爸爸妈妈是不会放我去的。」我说。

「那里！你只是害怕而已。你妈妈已经出去了，你爸爸又在院子里，他们不会发现的。」

「可是你不能去拿他们的糖果，这是偷东西！」

「为什么不可以？土耳其人将橱窗的玻璃打破了，人人都进去拿。我们也一样可以！」

这倒是合理的，反正大家都去拿。我向四周围张望了一下，看不见父亲，出去一会儿，大概没有多大关系。

我们到了街上，天仍然是蓝的，没有一朵云。每一处地方都有士兵站岗，我们怎么能通得过去呢！青天白日之下，看见地上尸首狼藉，最令人毛骨悚然。不远的地方来了一辆马车，为了好奇妙，我们便站着观看。

「喂，看呀！」图特叫着。

「这车上载满了死尸！」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车上全是被杀死的亚美尼亚人尸体，其中一定有我的朋友。我用手掩盖着眼睛，不敢再看下去，正在这时候，一个土耳其兵过来，一把抓着图特的领子说：

「小鬼，赶快走开。你要不要也被放在那辆马车上？」

马车后边又跟着一大群暴徒，他们手上高举着木棍、刀和锄头，一面走一面高声唱着：

「杀尽亚美尼亚人！打倒基督！赞美我们的穆罕默德！」连图特这时候都战战兢兢，我们彼此面面相觑，开始跑回家里去。快到马斯脱拉基家门口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土耳其员警，手上抱着一个妇人，她好像，很可能是已经……

「看呀！」图特睁大眼睛大声叫着。

「那个人抱着你妈妈呢！」

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当他们走近了，谢谢神，虽然是个土耳其员警，但他是我们家的好朋友！

「妈妈！妈妈！」我尖声叫着，一面拉住员警的手。

「她……她死了吗？」我问。

「她没有事，华华，别哭，帮我把她送进去！」

我们进了院子，父亲正在房子的某个角落。

「啊哟！是怎么回事？」

「你太太不要紧的，何文尼，帮我一下忙。」

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把母亲抬进了屋子，放在沙发上。马斯脱拉基太太用冷手巾抹她的脸。

「都是我不好！」父亲哭起来。

「不该放她出去的。」

母亲终于睁开眼睛，脸上渐渐有了表情。她伸手去摸她的头。

「啊！好痛啊！」

「对不起，佛哈尼恩太太，我不得不这么做。」那个员警向她道歉。

「我知道……我该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母亲微微地笑着。

「是怎么回事？」马斯脱拉基太太问。

母亲脸上显出很痛苦的样子，那恐怖的一幕，又出现在她的眼前。

「我上了街之后，看见沟里面有一具亚美尼亚女人的尸体。她的颈子被人切断，满脸都是血，可怕极了！」

「过一会儿，我以为她是我妹妹。」她又停了下来。

「我全身感到不舒服，头在发昏。不久，前面来了几辆马车，一辆跟着一辆，上面堆满了尸体，我想跑，但是腿却移动不了……」

母亲一直哭，她没有勇气再讲下去。员警就代替她说：

「那时候我一眼就认出她是佛哈尼恩太太，我想我若不想想办法，那些暴徒们会过来杀死她的！」

我只好举起我的棍子，打她的头和肩膀，她便倒在人行道上。那些暴徒以为她已经死了，就越过去。」
他望着我的父亲。

「我实在是不愿意这么做，何文尼，真对不起。」

父亲流着眼泪，实实握着他的手。

「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何文尼，何必说这个，你是我的好朋友。」

那个土耳其人没有再说一个字，就走出去了。

(3) 有人敲门

虽然发生了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到了马利可太太的家里，可是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因为她也要将她的女儿送到希腊东正教教堂去。所以父亲又带我们回家。我们仍然忧虑、害怕，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如何，但是能回家总是件好的事情。

「我真希望我们能和马利可太太在一起，何文尼。你认为她们在希腊东正教教堂平安吗？」

父亲用拳头重重地打在桌子上，一个杯子差点翻倒。

「谁知道那些回教徒以后会怎么样？我知道他们昨天晚上冲进亚美尼亚教堂，强奸了躲在里边的妇女，竟当着她们丈夫的面！」他又敲了一下桌子。

母亲没有回答，眼泪充满着她的眼眶。

「不要害怕，亲爱的。」父亲一面安慰她，一面把她抱住。

「那些土耳其人除非把我杀死，否则他们是不能够伤害你的。」

母亲喃喃地说：

「他们根本没有生存的可能。土耳其兵身上都带着枪和刀！」

「那些男人可能为了保护他们的太太而都被杀死了！」

「何文尼，你别吓唬孩子吧！」母亲说。

「我祷告，求主不要让他们去侵犯希腊教堂，我不愿意我的朋友们被伤害！」

父亲和母亲的话，我有很多地方不明白。在我幼小的头脑中，根本就不明白「强奸」和「枪劫」是怎么一回事，只晓得这个与「屠杀」有关，是相当可怕的。

当我们正在留心听的时候，外面有人轻轻地敲门。父亲把灯火弄低，叫大家安静，然后站起来，再注意地听着。敲门的声音渐渐地响起来，最后，父亲把门开了一个缝，外面很暗。

「何文尼，」街上传来一个声音。

「是我呀——阿同。快让我进来！」

父亲进入院子，拉开铁门。

「阿同！这是你？」母亲惊讶地叫着。

「你穿这一身土耳其人的衣服，在外面干什么？」

「我在做营救的工作，这身衣服可以使我越过那些土耳其士兵。」

「你真勇敢。」父亲称赞他。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他说。

「何文尼，土耳其人这么做并不意外，我们早就预料会有今天，我已经把我的家防卫起来，收容难民，并动员所有的男人出去做营救的工作。我家在街的那一边，我们有个高塔，里面藏有弹药和军火，必要的时候，将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我父母彼此看了一下，也许这就是希望。

「那我们该怎么样呢？」

「跟我来吧。」

「我们要带些什么东西？」

「毯子和衣服。」

「就这些东西吗？」

「是的，你们地窖里有没有食物？」

「有一些，我们为冬天储藏的。」

「好极了！以后我们来搬些过去。」

阿同犹豫了一阵，然后对母亲说：

「有些事情，我必须告诉你。」

「什么事？」

「去那地方，你们一路上可要小心，」他说。

「不论你们看到了什么，你和你的两个孩子一定要保持安静。只要出一点声音，那些兵士就会过来的，明白吗？」

「我们知道，」母亲回答。

「我们一定不出声音。」她到藏衣室里去，搬了些毛毯和少数值钱的东西，父亲替我们扣上大衣钮扣。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就像以前你们所看过的，但千万不可以哭，或出什么声音。你们明白爸爸的话吗？」我们都点着头，吓得连话都不敢说。

父亲紧紧地抱着妹妹。

「抱住爸爸的颈子，闭上眼睛，就像昨天晚上一样。」

母亲披了一条毯子在妹妹身上，把她的头和腿都遮住。

「这里，乖乖，披一条毯子在你身上。」她又对我说。

「是的，妈妈。」

「握着我的手，」她又说。

「准备好了吗？」我点点头，母亲将房内一切的东西看了一遍，她的眼睛湿盈盈地，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我们还能够回来吗？当劫难过去之后，我们的房子还存在吗？

父亲燃上灯笼，我们四个人一起跟着阿同出去。

街上一片零乱，遍地都是些碎玻璃，还有从商店里搬出来散落在地上的货品，和那无声无息的死尸。我们沿着院子的墙，在黑影底下行走。只有几个土耳其士兵和员警在昏暗的街道上巡逻。有

两名警员离我们很近，我们可以听得见他们在谈话。阿同踢开一具尸体，有只狗过去闻，我们将头调到一边，尽量不去看它。

上个星期，我们走过同样的一条街，那时候艳阳当空，一路上我们向朋友打招呼，还向一些陌生人点头。我和母亲到店里去，帮助她把东西带回家。可是今天晚上，我们却是在逃命！转了一个弯，我们看见有火焰，一幢房子正被火焚烧，我们知道是谁家的房子，是哈利家的家！哈利安一家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劳丝法是我的同班同学。我流着眼泪，当我们走近那里时，看见卫兵拿枪守在院子的门口，枪上的刺刀在火光下闪烁着。我们听见里面有女人、男人，和孩子们哭叫的声音。

我感到一阵不舒服，像害了场病一般。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我想叫，却叫不出声音。我被吓呆了，呆得像个木偶。父亲停下来，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母亲一把拉住他。

「何文尼，走吧！」她轻轻地说。

「你救不了他们，这些兵一看见你，会马上开枪的！」

那个院子里一共住了九个人，劳丝法会不会已经逃到别的地方去了呢？也许她去看朋友了？也许……

我只盼望她不在那幢房子里！这幢焚烧的房子，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力，到死也不会忘记的。母亲抓紧了我的手。

「不要看，荷娜桑，把你的头转过去！」

我想不看，可是火光却炫耀着我们的眼睛，我只有仰头望着天，可是今天晚上，天上的星星，也失去了光彩。

为什么他们只烧哈利安这一家人，其他的房子都不烧？希腊人也是基督徒，为什么土耳其人单杀亚美尼亚人？这些都是无法解答的问题。在短短的两天当中，我丧失了两个最要好的朋友，马丽安和劳丝法。她们都是被回教徒杀死的，我的一部份也随着她们一起死了！

我们到了阿同的家，他吹了一阵口哨，门就开了，他对那个开门的人说了几句话，就让我们进去。我们站在院子里，四面乌七墨黑，周围都是石头的高墙，我盼望永远不会再见到那些土耳其士兵！

「跟我来，」阿同说。

「从这个屋顶上，可以走到我家。但是要蹲下来走，否则街对面的土耳其士兵会发现我们的。但是他们不能够过来，塔上有我们的人监视着他们。我们有枪和许多弹药。」

我不知道阿同和他的人，他们的枪和子弹是从那里来的。记得父亲说，亚美尼亚人是不许买枪的。我们很快就到达阿同家的屋顶上，父亲抱着古路莎，跟在后边。母亲帮我到屋顶边缘，我向下看看，有两个男人等在下面。闭紧了眼睛，我便朝下面跳，落在父亲的手臂上，总算是平安了。母亲也跟着下来，父亲过去帮她的时候，一颗子弹飞过来，从他头边擦过去。

「你们都下去！」阿同说。我们还有很高的一层才能下到地面。

「何文尼，抓住这根绳子，绑在你太太的腰上，让她先下去，然后才是小孩子，每次只能一个人。」

父亲就照着做。

「快一点，何文尼！」阿同叫着，站在旁边的两个人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天亮之前，我们还要带很多人过来，根据月亮的位置，现在差不多已经是半夜了。」

父亲将母亲身上的绳子绑紧了，又试了一试。

「我看没有什么问题，」他勉强露出笑容，把我们三个人搂在一起。

「这并不是分别，孩子。」他轻轻地说。

「不久我们还会再团聚的。」

「希望是如此，」母亲说。

「现在你们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听见了没有？」

父亲的声音很轻，眼里却带着眼泪。

「何文尼，你要好好保重啊！」母亲抱紧了父亲，好像不肯放他走似的。他放了她又过来抱着我们。我们好像面临一次生离死别，彼此以后，再也不能见面了。

父亲试着要安慰母亲，给她一点希望，可是时不我待，阿同焦躁不安的站在那里，手上拿的一瓶酒也喝完了。母亲仍然迟迟不肯下去，父亲就说：

「伊菇西，你记得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信徒的信上，他对他们说，要靠主坚定！他又说信心的盾牌，可以灭尽一切恶者的火箭。这句经节的意思，你明白吗？神比我们的仇敌更有能力，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他就会保护我们脱离回教徒的手！千万不要忘记。继续不断地祷告，直到神使我们团圆为止。」

然后，那些人就帮着把母亲放下去，第二个轮到古路莎，最后一个就是我。

「抓紧上面的绳子。」父亲说。

绳子捆住我的肋骨，我伸手攥住上面的绳子，我的身体吊在半空中摆荡。那些人慢慢地把绳一点点地往下放，直到母亲把我接住。我四面一看，黑漆漆地像地窖一样，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听到有人活动的声音，然后一点豆大的灯火，一个带着笑容的女人走过来。

「欢迎你们来，我叫莎丹妮，是阿同的太太，这座房子的主人。」

「我叫伊菇西·佛哈尼恩，这是我的女儿。荷娜桑七岁，古路莎三岁。」

母亲把妹妹抱在手上，古路莎把她的小脸藏在母亲脖子后边。我很有礼貌地向这位太太一鞠躬，我很喜欢她。

「我们正等着你们来呢，」她说。

「我丈夫说，他去带你们过来。」

「今天晚上真高兴能见到他，我们没有甚么地方可以去。」母亲握着她的手说。

「我们真该感谢神，现在还能活着。有许多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是呀，街上到处都是亚美尼亚人的死尸，我们就从那些死尸中间走过……太可怕了！」

「我知道。你们有失去甚么亲人吗？」

「这倒没有，可是却失去了很多朋友，不知道那些亲戚怎么样了！」

「也许有人收容他们。」

「希望如此。」

这时候我开始能看清四周的环境。很多女人和孩子都坐在地板上，也有的是靠在墙上。

「每一个人都很沉重，」莎丹妮说。

「有很多妇人失去了她们的丈夫和儿子。有些孩子永远再见不到他们的父亲。这真是难以相信和想象的！」

「我知道，谢谢神，有你和阿同这样的人，不然的话，我们也将是一样。」

「我们虽然不富有，但是神赐给我们，我们就当与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你莎丹妮，我们也替所有的人谢谢你们。」

两个女人抱在一起，彼此都流着眼泪。

「来吧，我找一处地方，替你们把毯子铺上。这幢老房子像个古堡一样，虽然不舒服，却很安全。」

我们跟着阿同太太经过了许多人躺卧的地方，她回头过来对我说：

「在阁楼上有一间房间，我们要爬上这架梯子。小心一点，让我拿灯走在前头，你把小妹妹交给我先带上去。」

梯子的间格很宽，靠着母亲的帮助，我才能上得去。她带领我们到墙边上。

「伊菇西，把毯子给我，我先帮你弄一个舒服的地方给两个孩子睡。」

两个女人便一起合作，将毯子铺在地板上。

「妈……」我的小妹妹轻轻地叫着。

「说吧！大声一点，我听不见。」母亲说，一面把耳朵凑近她。

「啊呀！你怎么不早说？」

「甚么事？」

「她要上厕所。」

莎丹妮笑笑说：

「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这地方唯一的出路，就是刚才你们进来的那个天井。我们没有办法到厕所那边去。好在近门的地方有个排水孔。」

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再走下去。那是间小小的房间，天花板上有个窗子。房间中央有个排水孔，这就是我们的厕所。回来之后，古路莎很快就睡着了，我也很疲倦，可是有一个声音令我难以入眠，就是有人不停地哭泣。

「妈妈，您没有睡吗？」

「没有，你要甚么？」

「是谁在哭？」

「我不知道，亲爱的。」

「您能不安慰她一下吗？」我说。

母亲没有马上回答我，那个女人还在哭。最快母亲轻轻地在我耳边说：

「荷娜桑，哭往往对一个人有好处，可以发泄一下内心的伤痛。我们隔壁那个女人一定是在这次打屠杀中，失去了她所爱的人。哭不能使那失去的人再回来，可是却能医治她的创伤。今天晚上，

在开西利城不知道有多少破碎的心灵!」

我把母亲的话再想一想，我很为隔壁的那个女人难过。我又想起我的父亲、外婆、哈高舅舅，还有我的姨妈……他们今天晚上有地方躲藏吗？

整个晚上，外面传来的枪声时常把我惊醒，有时候我也听到屋顶上面的声音，父亲和阿同仍然在做营救的工作。

(4) 风波平息

早晨，一共有七十个亚美尼亚的难民，住在阿同家里。这幢古老的房子，是在一七〇〇年建造的，没有窗子，只有在入口处有一块小小的玻璃，上面还有铁栏干，只有一点点的光从外面透过来。从天井进来的亮光中，我们可以看见，这幢古老的房子只有一间大房间，天花板有三丈高，有三间阁楼。天井底下有个露天的小院子，烟可以从这个院子里出去。这幢房子简直就像个古堡，只差没有两尊大炮，土耳其人的枪弹是绝对打不进来的，只要水和食物能源源不断地供应，我们是再安全也没有的。

我们这里没有钟，早晨，马叫把我们唤醒，看太阳的位置测知时间。夏天那几月，我们都睡在院子里，在露天的地方煮东西。虽然很平安，却像在监狱里一般，把我们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了，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许多人住在一起，生活也困难，彼此生活方式都不一样，空气又混浊，食物只有少量的配给，每一个人的情绪都很恶劣。只有孩子们不受影响，古路莎玩得很高兴，她马上就能适应。可是我就不同了，心情上没有一刻是平静的。父亲在那里？他为什么老不回来？我们还能够见到他吗？还有那些问题仍然不断地打扰我。回教徒恨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为什么他们不恨希腊人呢？希腊人不也信仰基督吗？为什么土耳其人不杀他们呢？我想母亲一定知道的，现在我有时间，可以和她谈谈这个问题。

当我问她的时候，她思索了很久。我想，她自己也在寻找这问题的答案。最后她说：「亲爱的，这个土地从前一度是属于我们的，那时候并不属于土耳其人。我们的国家，乃是个基督教的国家。以后土耳其人征服了亚美尼亚。他们都是回教徒，就要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信仰，去信他们的回教。」

「那么那些希腊人呢？」我问。

「他们也是基督徒呀！」

「希腊人有他们自己的国家，苏丹不敢逼迫他们，否则希腊会向土耳其宣战的。所以你看，我们都是些亡国奴，没有人要我们！也没有人爱我们，除了神。」

「没有人爱我们，妈妈？即使我们的土耳其朋友吗？」

「亲爱的，并不是每一个土耳其人都是坏的，同样地也不是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都是好的。每一个民族中间，都有好人和坏人。你记得吗？是谁救了妈妈的性命？就是那个土耳其员警。若是没有他，我早就死了。现在你可明白了吧？」

我思想母亲所说的话，我认识很多土耳其人，因为我们是住在土耳其人住宅区的边上，所以我的朋友和邻居中有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尤其是那位土耳其的面包师夏班。母亲、古路莎和我，时常借他们的炉子烘面包，他也送了不少饼干给我们。

「夏班仍然是我们的朋友，是吗？」我问。

「我想是的，荷娜桑，他心里大概也很难过。」

「夏班也是个回教徒吗？」

「是的，夏班是个回教徒，可是他了解亚美尼亚人，所以并不恨我们。民族与民族之间能彼此了解，那就不同了。」

最初，我们的粮食很充足，可是人数太多，渐渐地就不够了。水也是一样。过了几天，干肉和香肠都没有了。果酱和面包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期。于是每天早晚，我们只能啃吞生萝卜。木柴也完了，冬天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幸亏我们有厚的衣服和羊毛毯子。

有一天，古路莎哭哭啼啼地来找母亲。

「怎么了，亲爱的？」母亲问她。

「我肚子饿，又冷，为什么没有一点汤喝？」

「等到木柴来了，我们就可以煮萝卜汤喝。」

「可是，我现在就很饿！」古路莎说。

我的肚子也是空空如也，饿了就会痛，有时候晚上都不能入睡。往往会梦见自己坐在餐桌前，父亲也和我们在一起。桌上放着羊肉、干牛肉、乳酪和肉贩。可是醒来之后，肚子更加不舒服。我的妹妹哭，我很同情她。

古路莎睡了之后，我倒在母亲的怀里说：

「妈妈，我们会饿死吗？」

母亲把头转到一边说：

「她问这个干甚么？」

「爸爸和阿同一定都死了，不然的话，他们会送食物和水过来的。是不是？」

我哭着说。

「亲爱的，我不相信你爸爸已经死了，阿同也没有。我有个预感，他们马上就会送食物和水回来的。神会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

「但是什么时候呢？妈妈？」

「我不知道，荷娜桑，但是神会照顾我们的。你且等着看吧！」

后来，我听见母亲和莎丹妮还有她的小姑在谈话。我知道，是有比水和食物更严重的事情，就是「瘟疫」。

她们正围在莎丹妮的儿子床边。

「你摸摸他的头，伊菇西，我想亚维狄发烧了。」

母亲跪在孩子床边。

「唔！你说得对。他身上有没有疹子？」

「我看不到，但是他的嗓子一直在痛，你认为怎么样？」她问。

「恐怕不致于太严重。」母亲试着安慰她。

「哦，亲爱的神呀！」莎丹妮说。

「我希望不要是白喉……或猩红热才好！」

她这句话，惊动了站在四周围的妇女。母亲拿一杯水凑近孩子的唇边，他却无法下咽，她只有用水洗了一下他的脸。孩子渐渐地安静下来之后，母亲就站起来，牵着莎丹妮的手说：

「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她们便一个个地轮流开口祷告，求神救我们脱离瘟疫，并感谢他赐给了我们这个躲藏的地方。没有多久，食物的问题更加严重，水缸也差不多快干了。

「萝卜也快完了，」莎丹妮对母亲说。

「还剩下多少？」

「每人只能有一根。」

「水呢？」

「孩子们每人只能有几滴，大人则没有了。」

「太太们，」母亲说。

「圣经上面说，我们的神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将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她停了一会，让大家有时间想一想。

「我们是疑心圣经上的话呢？还是问神祈求帮助？」

没有一点声音，大家都在祷告。

那天晚上，母亲没有吃甚么。

「妈妈，您饿吗？」我问。

「不饿，亲爱的。」

第二天早晨，母亲将一根萝卜分成两段，一段给古路莎，另一段给我。

「吃得慢一点，孩子，放在嘴里多嚼一会。」

那天，每个人都很沮丧，只有母亲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那里，闭着眼睛。空着肚子祷告，是很不容易。我唯一得到安慰的，就是看见母亲的信心仍然存在，她相信救济马上将会来到，她从来没有失败过。

中午，我们听见外面有声音，但不是来自街上，而是在院子里。起初只有一点点，后来则越来越响。我看见母亲，她仍然很安静。其他人连我在内，个个都面无人色。

有人在敲门，是谁呢？好几个星期没有人来敲门了。如果是我们自己人的话，他们一定会先在天井里招呼我们一声的。是不是我们的守卫被俘或被打死了？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有人闯到这边院子里来呢？

阿同太太问大家。

「我们该怎么办？」

「不要去理他！」她的小姑说。

「一定是土耳其人，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躲藏的地方。」

「如果是有人要来帮助我们？」母亲问。

「或神已经答应了我们的祈求？」

「一定是个圈套，不要去开门！」

当每个人都挤在门口时，大家战战兢兢失去了主张。忽然窗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佛哈尼恩太太？佛哈尼恩太太，你在这里吗？我是你们的朋友夏班，我送食物来给你们。」

「夏班，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何文尼告诉我的。」

「你见到我丈夫吗？」

「是的，佛哈尼恩太太。你丈夫很平安，他要我告诉你，他就要回来。」

「哦，谢谢神！谢谢神！」母亲感动地哭起来。

「莎丹妮，帮我把鐵门打开吧。」

「你想我们能信任他吗？」

「当然，夏班是我们的朋友。」

夏班找到我们了，他带给我们食物！

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看他站在太阳底下，脸上充满着笑容，手上提着一篮子金黄色的长面包，我们闻到阵阵的香味。

我不明白为什么其他的人，没有像我和母亲那样地高兴。莎丹妮和她的小姑，以及那些妇女们都回到房里去，她们仍然不敢信任这个面带笑容的土耳其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夏班？」母亲问他。

「这对你是太冒险了！」

「当我听说你们躲在这里很久，就一直为你们担心。我想你们大概没有东西吃，于是搜集所有的面粉，烘成面包。何文尼说，你们也缺少水，所以我也带了些水来，帮我拿下来吧。」

「你怎能越过这座墙呢？」母亲帮他搬东西。

「这些亚美尼亚看卫帮助我的，因为我告诉他们，我是送食物和带口信过来。」

「你有见到阿同吗？」莎丹妮问他，她仍然有些不敢信任这个人。

「是的，阿同和何文尼都在一起，他也很好。」

今天第一次，我看见莎丹妮脸上出现笑容，我们也很高兴。

「夏班，你来也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愿神祝福你。」

「我还会再来的。」他说。

「我弄到面粉之后，马上就替你们送面包来。」然后他就离开了，那些饥饿的妇女和孩子，都围着这些新烘成的面包。

「我们能吃吗？」莎丹妮半信半疑地问。

「一定是个计谋！」有一个女人叫着。

「我宁可饿死，也不会去信任一个回教徒。」她打了一下她的孩子，因为他伸手要去抓面包。

「千万别碰它！这些面包都是有病的！」

有毒？我不懂得甚么叫毒，其他的孩子也是一样。我们的肚子饿了！口又渴！为什么不可以吃喝呢？

「我们的孩子都饿了，我们求神供给，他给我们送食物和水来，我们还要怀疑他吗？」母亲问。
「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呢？」

母亲摇摇头，遗憾她们的不信。

「好，我先吃夏班运来的面包，喝他所送来的水。如果我没有中毒的话，就证明这是神所预备的。」

我们都看着母亲，她吃了一片面包，喝了一杯水。我也想这么做，但是听到「中毒」这个字，心里难免有点害怕，虽然我并不懂得它的意思。过了一个小时，她们发现母亲还是好好的，才解除心中的疑云。不到几分钟，大家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派了一位友善的土耳其人来救援我们。

夏班来过之后不久，古路莎和我两人都和亚维狄一样发高烧，脸上出现了红疹。母亲一直留在我们身边照顾，其他的小孩也都先后患同样的病。虽然我们有了水和食物，可是由于空气混浊，卫生环境欠佳，传染病很容易流行。我听到那些妇女们讲到「天花」和「霍乱」种种时疫。母亲想叫我们精神振兴，就不断地和我们谈到父亲。

「你们的爸爸很平安，我们还会再见到他的！」

「我们能回到家里吗？」

母亲避免看我们的眼睛，也不回答我的话。

「您想我们能回学校里去吗？」我再问她。

我喜欢到学校，虽然在大屠杀之前，我只去了几个月。每天一大清早就要动身，否则会迟到。我已经开始学习字母了。我盼望有一天像父亲一样，能读能写。

夏班是我们对外连击唯一的人，每次他送食物来，都带给我们不少消息，好几千个亚美尼亚人都被屠杀，那些逃亡的人，仍然在躲藏之中，亚美尼亚人住宅区变成了屠宰场。但是这个杀人的风潮已经渐渐地低落下去，苏丹·阿都哈姆米狄二世心里有其他的打算，他会改变心意吗？

古路莎和我幸而没有患天花，我们脸上的红疹都已经退去了，这些都是麻疹，虽然我们曾病得很厉害，现在都慢慢地好起来了。

有一天，父亲终于回来了！这真是个大团圆！母亲又笑又哭，她简直就像个小孩子，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么高兴过！父亲看起来又瘦又疲倦，其他都很好，他吻抱着我们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当他看到我们的脸时，就问：

「荷娜桑，古路莎，你们怎么了？」

「我们刚刚出过麻疹！」我们两个同时说。

「可是在我，你们两个都是美丽可爱的！爸爸是多么地想念你们呀！」他一面说，一面双手环着母亲的腰部。

「何文尼，这些日子你究竟在那里？我们怎么都没有你的消息？」

「等一等，」父亲笑着说。

「我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大屠杀已经终止了！」

屠杀停止了？那些妇女竟没有起多大的反应，也许她们忧虑太多了，几个星期以来的躲藏、恐

惧、和饥饿，使每个人的感情都麻痹了。将来的命运将如何？她们当去那里？她们失去了亲人，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母亲也表现得很平淡。

「何文尼，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

「苏丹亲自下诏，命令终止这次的大屠杀。」

「那么我们能平安地回家了吗？」

「还不行，有些极端的土耳其人仍然擅自行动，这些人如果被抓到了，会被倒处死刑的。」

「你是说他们仍在杀害亚美尼亚人吗？」

「不错。」

「甚么原因使得苏丹改变了他的意思？」

「有些有势力的土耳其人逼他这样做的。你们要知道，不是每一个土耳其都赞成这件事情。有些有钱的大商人在开西利城救济亚美尼亚人。他们把亚美尼亚人藏匿在回教寺院里，拿食物供养他们。后来他们便联名上书苏丹哈姆米狄，要求他停止这个暴行。」

阿同也回来了，他太太和儿子像我们一样地欣喜若狂。但是我很难过地看到，有些女人和孩子脸上没有喜乐，只有眼泪。虽然他们也为我们高兴，可是他们却不能团圆，看不见他们所爱的人，也无家可归，只有去郊外那些万人冢中凭吊一番。

有一个女人哭着说：

「我现在有甚么呢？我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死了，我的女儿也被士兵带走了，只有上主知道她的命运如何。现在我还剩下甚么？」她哭着。

「我真巴不得他们也把我杀掉！」

其他的人都默不作声，有些人在哭。这些女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同甘共苦，现在她们的悲哀吞灭了我们的喜乐。我们怎么帮助她们呢？再大的本领，也没有办法使死者复生。我们只是少数幸运的家庭之一。

「我们怎么办呢，何文尼？应该去那里？」

「我找到一个小地方，只有一间房间，但总比没有好。」

「我们从那里弄来家俱和食物？我们没有钱。」

「我们的房子没有被洗劫，我会带两个土耳其员警一起过去，看看有甚么，可以搬一些过来。」

「何文尼……」母亲犹豫了一阵，最后终于鼓足勇气说。

「你有母亲的消息吗？」

父亲将头调过去，我想他大概是不想回答，可是他又微笑地把脸转回来，因为母亲坚持着一一定要知道。

「我没有听说你家里的情形。可是别失望，有很多人还在躲藏之中，迟早我们会找到他们的，所以不要担心。」

父亲回家时，母亲一直为他祷告。神迹奇事发生了，所有的东西都是原封未动，和我们当初离开的时候完全一样。土耳其人从门口经过，竟没有一个闯进来！

我们大多数的邻居，都没有我们那么幸运，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搬空了。但是他们仍然感谢上主，因为还能活着。冬天到了，寒冷的西北风，刮在开西利城的街道上，接着又下起雪来。小房间里没有足够的煤，所以特别的冷，但是又很多的衣服和毛毯，还能够过得去。我们的那些亲戚呢？他们有没有栖身之地和食物？

最后，我们的希腊朋友带给我们好消息，我舅舅，姨妈和外婆都平安，他们也都回来了。那天晚上我们见到他们，他们的房子也是十室九空，家俱全被搬走了，连地板上的东方地毯也被剥去。他们一家三口，晚上就盖一条毯子，睡在客厅里，身上还穿着夏天的衣服。

母亲忍不住痛哭起来，外婆过来安慰她说：

「别哭了，伊菇西，你应该高兴才对。」

「可是妈，」母亲哭着说，

「您怎么能感谢上主呢，您现在受冻挨饿，您看看。整个房子都空了，东西全被搬光！」

「但是，伊菇西，我们的命还在，有了你们我还求甚么呢？东西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让我把我的大衣给您穿上吧！」母亲脱下她的大衣，加在外婆的身上，她们母女二人抱在一起，又笑又哭，并感谢上主，最后外婆说：

「我们都是赤身露体来到世上，将来离开的时候也是一样，也许那个拿了我衣服的人，比我还需要。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孩子都平安，上主救了你们的性命，也救了我，我要赞美他！」

外婆瘦得可怕，她好像老了十年似的。但是她的声音仍然和以前一样，信心也是如此。虽然她失去了一切的财产，却仍然笑着赞美上主。父亲坚持要他们三个人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有的是食物和衣服，您们住多久都可以。待时局稳定之后，我和哈高再去铜匠处看看，也许我可以帮您们从头干起。」

在父亲没有恢复他的纺织厂前几个月中，上主供给我们一切需要。我有一个叔叔是农夫，他带给我们一些面粉、香肠、干牛肉和干水果。我们甚盼望他能常常来。

夏日有一天，一个土耳其的菜贩来到我们院子里。

「你们要买些蔬菜吗？」他问。

母亲说：

「如果我们有钱的话，我们一定买，可是现在我们连买牛奶的钱都不够，真对不起。」

「佛哈尼恩太太，」他说，脸上露出微笑。

「如果我不把这些蔬菜卖掉，它也是糟蹋的……这样吧，你要多少就拿多少，有一天，你有了钱之后再付给我，没有，那也就算了。」

就这样，那个土耳其人把篮子里的蔬菜，全都放在我们院子里。母亲正想要谢谢他时，他已经走掉了。

想不到如今，已经过了八年，事情变迁得很快。我们总算逃过了这次的劫数，却永远忘不了这个血淋淋的事实。我们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只要有小小的暴动，就会使我们有若惊弓之鸟，吓得六神无主，不知道甚么时候另外一次的大屠杀又会发生。——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2.【绑架】我把车子开进我家公寓的停车场，这时候已经是夜里九点半钟。我从车里出来，关上车门。突然在我前面站着三个穿着一身斜纹布的蓝色衣裤、黑头发的少年。他们一定是悄悄地从背后跟进来的，我这么想。

「我们要你的命！」其中一个带着威吓的口吻对我说。

最年长的一个，个子高大，看起来不会超过十八岁。他举起手枪，指着我的脸，把我的手提包一把拉下来，叫我回到车子里去。我被吓呆了，因为我记得新闻报导上关于绑票和谋杀的事情。我的心便忐忑不已，蹒跚地走向车子的驾驶座。

「不，」他用手枪示意，「坐到后边去。」

我那辆日本车子很小，他们要我倒在地上，其中一个少年坐在我旁边，另外那两个坐在前面。

「我们要你的命。」后面那个少年人反复不停地说，前面那个把手枪递给他。他接到手之后，就用枪柄狠狠地打我的头。我虽然是痛不可忍，但是幸运地还不算太重，没有伤到我的皮肉。我颤抖地等着他将一颗子弹送进我的头部。

我从两个座位中间可以看到那个年长的少年打开我的手提包，拿出里面的皮夹，还有些信用卡、支票簿、纸张、化妆品、和那本袖珍新约圣经、小本约翰福音及诗篇，这些我都是随身带着的。除此以外，还有几份单张——「耶稣的一封慈爱的信」，这是我准备送给别人的。

他拿在手上念着，忽然转过身来说：「不要再打她了。」我旁边的那个才住手。

另外一个坐在驾驶座上的，翻着我的皮夹，里面只有八块钱。

「可是她有支票簿，」他说，「让我们带她去银行拿钱。」

「别开玩笑啦，」后面那个说，「那么晚银行还会开门吗？」

我经常听说一般少年都在吸毒，现在可能是他们的毒瘾正在发作的时候，需要去打一针。然后他们就叫我双手蒙着脸，他们把车子开出停车场。过了几分钟，车子便停下来，他们三个人下车，也把我拖到外边。

「我们要把你锁在后面的行李箱里。」其中一个说。

「快闭上你的眼睛，否则我们现在就干掉你。」

他们要我蜷伏在里面，当行李箱的门关上时，我的脸是朝着外面。我知道他们迟早会杀死我的。车子又移动了，在黑暗中我可以看见下面有一条缝，高速公路光滑的路面出现在我眼前。车子足足走了几个小时，我在里面动弹不得，呼吸都感到困难，我想我要死了，可是我相当我在这里并不孤单，有主耶稣与我同在。

「主啊！」我祷告说：「求你救救我。」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回想到，那个年长的少年曾读过那份单张——「耶稣的一封慈爱的信」。那个打我的人，年龄也不会超过十五岁。再过几年，他们一定都会变成强盗土匪。我也发现那个年长的少年拿着那份单张时，双手在发抖。他们都是失丧的灵魂，走迷了路。

我开始为他们祷告，不再为自己的安全祷告了。

「主啊，」我说：「他们的人生刚刚开始，不要让他们毁了自己。只要他们能借着这个机会认识

你，我并不在乎我曾怎么样。让他们知道如此下去是不对的，指示他们一条正路。」——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我想起「耶稣的一封慈爱的信」，中间有那么一段说：

「不要自己乱跑，由我来带领你怎么走。我的旨意是美好的，我的爱也是丰盛的，我会供给你一切的需要……」

「主啊，」我继续说：「让这些孩子经历一下信上所说的话。」

我从心里的深处发出这样的祷告。突然之间，我里面有了平安，一切的惧怕全都不翼而飞了。这时候，车子在一条粗糙的路面上停下来，不久又向前开动，上了公路，然后又停下。我不知道我们一共走了多少里，可是看起来足足有好几个小时。每次车子停下来时，那些人便跑出去，不久又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不晓得我离家究竟有多远了，我只知道耶稣和我一起。

最后，车子又停下来了。我听见脚步声朝着车子的后面过来，有人将钥匙插进锁里面。

「让我出去吧。」我叫着。

「不许出声，」外面的人说：「我们回来之后一定要干掉你。」之后，脚步声便远了。我等了很久，那些少年都没有回来。

「主阿，」我安静地问：「现在我怎样出去呢？」

我试着用手去摸那把锁，我接触到一条弹簧，用力一拉，出乎我意料之外，行李箱的门竟开了。我自由了！

街道上的牌子告诉我，原来我是在康孝路和五十三街的交叉口上，这地方在洛杉矶的东南郊，距离我的公寓只有两里路。这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钟了，我先跪下来，感谢神救我脱离危险。我再看看车子后面，钥匙还在行李箱的上面！我把它取下来，将车子开走，直到遇见一辆员警巡逻车。

「我刚被绑架。」我对他们说。

「真的吗？」一个年轻的警官问我。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另外那个警官带着取笑的口吻说：「那你是否要来警察局报告一下，你不去也可以。」

他们相对而笑，我知道他们不相信我的话。

「是的，我是要去报告，」我回答说：「那些不良少年拿走了我的地址簿，他们可能还会去伤害别人。」

员警仍然不相信我能从锁了的行李箱中跑出来，直到其中有一个自己爬进去试了一次，才相信我的话是真的。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平静呢？」有一个问我。

「我在祷告。」我简直地回答他，「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把我的惧怕拿走了。」

我到了威士米尔员警分局，做了笔录。也许是神的美意，这几个少年始终没有被找到，使他们可以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过了一星期，一个清洁员在一家录音室里发现了我的手提包，里面的支票簿、皮夹、和信用卡仍然在，只有钱、新约圣经、和几张「耶稣的一封慈爱的信」都没有了。为什么这几个少年不要支票簿和信用卡，却拿走了圣经呢？我不明白，但是我却记得那个年长的少年，颤抖着双手读着那张单张，我就知道主耶稣是与我们同在了。他不只赐给我平安，而且还感动那些少年。

在每天的祷告中，都感谢神救了我的性命，也求他拯救那三个少年人的灵魂。——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3.【日历上面的金句】我们布道协会的门房来到厨房门口，很有礼貌地朝着我的妻子一鞠躬说：「牧师娘，团长来看你啦。」

这是一九四一年的一月十五日，日本军队离商丘县城只有几里路；那时候我们的华中布道协会分会，就设在这个地方。前几天我因为生病，坐了人力车到一百十五英里远的一家医院去就医，只留下我年轻的妻子玛格丽特，一个人在分会的房子里。

团长对我的妻子说：「敌人已经侵入河南省，我们接到命令，要放弃这个城市。为了你的安全起见，你必须到乡下去躲一躲。」

玛格丽特也向他一鞠躬，谢谢他的关心。

团长走了之后，玛格丽特惊慌得六神无主。她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詹尼才只有一岁，安妮出世也刚两个月。她呆呆地望着墙上的日历，而我要到二月中旬才能够回来。如今到了一家三口的生死关头，叫她该怎么办呢？玛格丽特尚未经验过神大能的保护，她盼望神能指示她应该怎么做。

到了下午，城里的守备部队全都撤走了，整个小县城变成了真空。军队一走，市民们也都慌慌张张地跟着逃难出去。教会里的长老来对玛格丽特说：「跟我们走吧，我们会照顾你的；海牧师又不在这里。」

玛格丽特谢谢他们，她爱教会里面的人。可是她深深地知道，农村的生活环境是相当的艰苦，那两个缺乏抵抗力的西方婴孩，是无法生存的。在协会的坟地上，有不少小小的坟墓，都是因着这个原因。她怎么能把孩子们带到没有暖气、泥地的小茅棚里去呢？几个星期之前，不是有一对美国宣教士夫妇的婴孩刚死于痢疾吗？她要和孩子一起留在这里，至少这里有厨房，她可以煮羊奶和开水，里面也比较暖和些。但是这些话，她又不便对她的中国朋友们说，只有谢绝他们的好意，说必须等她丈夫回来，她要负责看守协会的财产。

那天晚上，她颤抖地上床睡觉。日本军队会在深夜里打进城来吗？小詹尼哭醒了，玛格丽特把他抱过来，和自己睡在一起。她一直睡不着觉，外面西北风呼呼地扑着纸头糊城的窗子。她祷告，求神让孩子们能够活着，看到他们的爸爸回来。

第二天早晨，玛格丽特到厨房里烧开水，来热热安妮的奶瓶。她顺手撕下墙上的一张日历，在灿烂的阳光下，她看到上面的圣经金句：

「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诗五六3）

「是啊！我是很惧怕呢。」玛格丽特自言自语地说。

「这正合我的需要，是我信靠神的好机会。」

那天，这节圣经支持着她度过这一天。渐渐地整个县城的人都快走光了，其他的教友们也纷纷过来请她一起去乡下。但是这节圣经给了她力量，她要信靠她的主。

到了近中午的时候，街道上几乎连一个人都不看到了。那个门房也跑来向她辞行说：「我也要

走了，牧师娘。我求求你，跟我一起走吧。我家就在城外不远的那个小村子里。」

玛格丽特犹豫了一阵。县城的人一走空，接着强盗土匪都会趁火打劫，门房再一走，又有谁来保护她呢？可是她也不能冒险，把两个孩子带到卫生程度太差的农村茅草房里去呀。她谢绝了门房的好意，眼看着他一步步地走远了。中午，她又撕下一张日历，上面的金句是：

「耶和華阿，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诗九 10）于是她便低下头，向主发出感谢。

如今最大的问题就是食物，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买不到新鲜的肉头。虽然他们所喂养的那几头山羊可以供应他们羊奶，可是那个挤羊奶的人也走了，明天她必须自己学着去挤奶，她不知道那些山羊肯不肯顺从她？那天晚上，玛格丽特又是辗转不得安眠，她怎能养活这两个孩子呢？只有依靠主了。

第二天早晨，她被炮火声惊醒。日军一定已经迫近城郊，她必须赶紧去挤羊奶，否则炮声会使那几头山羊受惊，就难以控制了。在没有去挤羊奶之前，她先喝一碗粥，再撕下一张日历，今天上面的金句是：

「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创五十 21）

这本日历是在英国出版的，神却奇妙地将这些圣经金句集中起来，安慰在地球另一面的一个英国妇人。玛格丽特在喝粥的时候，有一个妇人走进厨房，她手上提着一桶羊奶。「我能留下来陪你吗？」她说：「我已经替你挤好了。」

她是李太太，玛格丽特多年的老邻居；可是那天早晨，玛格丽特却认为是天上派她来的。李太太说，她没有甚么亲戚，所以来和玛格丽特作伴。那天，两个妇人便一起照顾孩子，外面炮声隆隆。下午，突然有人敲门，使得她们胆战心寒。李太太跑去开门，她脸上满面春风，大声叫着：「鸡蛋来啦！鸡蛋来啦！」

一位穿黑棉袄的乡下女人走进来，手上提着一只活生生的母鸡，和一篮子的鸡蛋。

「平安，平安。」她说。

大炮声音并没有把她吓走，因为她惦记着这些传道人，恐怕他们会缺乏食物。

神实践了他在日历上面的应许，他顾念玛格丽特的需要。那天晚上，玛格丽特内心中充满着希望，虽然外边仍然是炮火连天。她祷告求神保守这座商丘县城，好让她能再见到她所爱的那些人。

第二天早晨，玛格丽特又跑去撕下一张日历，上面说：

「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诗五六 9）

这绝不是偶然的，那么凑巧把这几节圣经合在一起。玛格丽特低下头来默想。

当炮声一次比一次更接近时，玛格丽特和李太太不得不有所准备了。她们把所有的报纸和有关军事的印刷品，全都焚烧或收藏起来。到了天黑的时候，炮火来自双方的阵地，她们就和衣而睡，准备迎见那些日本侵略者。突然玛格丽特被一阵脚步声惊醒，但是她里面却有说不出的平安。这时候外面炮声已经沉寂了，一片安静，只听到詹尼在他的摇篮里牙牙学语的声音。

玛格丽特急忙将李太太叫醒，两个妇人就跑到门口，每人手上都抱着孩子。李太太首先把头探出门外。

「奇怪，街上没有一个人。」她问玛格丽特。

「我们出去看看好吗？」

这两个妇人便蹑手蹑脚地走出去，看不见一个日本兵，却有好多市民从乡下藏匿的地方跑回来。是不是中国打胜仗了？

她们的疑问马上就得到了答案，团长也跟着出现了。

「牧师娘，」他说：「我一直挂念着你。」

然后他告诉玛格丽特，日本军队已经退回去了，他们并没有被打败，只不过是转锋去攻打别的地方而已。

玛格丽特回到厨房里，再望着墙上的那个日历，向神发出感谢。——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4.【彩虹】「妈，出了事情啦！」

我那二十五岁的女儿路得从哥罗拉多州的湖木镇打长途电话给我，而我正住在德州的华斯堡。

「怎么回事啊？」我问她。

「吉尔和他三个朋友上山露营，到现在还没回家。」

「也许他们回来得晚一点。」

「我刚看到电视上新闻报告说，有四个人今天早上因大雷雨被困在基遥山上。有两个人逃出来，现在在附近的警察局里，他们说另外那两个人在森林里，被雷电打了，可能都已经死亡。」

「那么是谁呢？」

「吉尔和……」她已经泣不成声了。

「亲爱的，现在不要哭，待我们把事情查清楚了再说；我打电话去航空公司问问，再告诉你。」

可是一九八一年的八月，星期天的晚上，美国全国正发生航空地勤人员大罢工。

后来，我打电话给她：「路得，我们现在一时不能够赶去，要到明天下午。有没有甚么人和你在一起呢？」

「没有呀！」她恐惧地说。

「那么史达那家人呢？」史达这家人和他们关系最深，史达太太对待吉尔就如同她自己的儿子一样。

「你打个电话给史达太太，我再打电话给哥罗拉多水泉的斯百门太太，看看她今天晚上能不能过来陪你。你也该通知吉尔在欧马哈的父母。」

我一面流泪，一面拨电话去哥罗拉多水泉，但是没有人接。

「主啊！」我祷告说：「求你帮助我懂得如何安慰我的女儿。」

路得十一岁的时候，我就守了寡。神帮助我，使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耶稣基督，从他那里得着安慰。

我体会到耶稣能安慰所有相信他的人，他从各方面向我表示，他爱我并关心我。我现在的丈夫鲍伯，也是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们是一九六九年结婚的。我爱我自己的丈夫，联想到路得也一样地

爱她的丈夫。我等待了一会，再打电话去哥罗拉多水泉，这下斯百门太太来接电话。

我告诉她路得的情况，她答应马上去我女儿那边。我想她只要在那里待一个晚上，直到我和鲍伯到达那里。

晚饭后，我们又打电话给路得，后来又和那个逃脱出来的人联络上了；他的腿被火灼伤。

「到处都是烈火，」他告诉我们：「所有的树木和我们的帐篷都付之一炬，可怕极了！吉尔逃不出来，我们也无法救他……」

我一面收拾行李，一面不住的祷告。吉尔确实确实是死了。任何一个寡妇，如果不信靠神的话，是绝对活不下去的。

「主阿，求你给我聪明智慧。」我这样地祷告。那天晚上，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平安。

第二天，我们就到了路得家，是在丹佛附近。她在门口拥抱我，然后将一岁大的小外孙女放在我的手上。

「你有进一步的消息吗？」鲍伯问她。

「山上的石头含有铁质，容易传导电流，所以雷雨的时候，员警们都不能爬上山去。直升机也不能迫近那边，因为风很大，又有闪电；目前的情况我们还不知道。」

「你好好地睡过吗？」我问她。

「今天早晨睡了一会儿。」

我们便通知全国各地的亲戚，又到超级市场帮路得买了些东西。

到了星期三下午，营救小组才到达那座山的顶上。他们所带来的消息，是那两个人都被雷电打死了。

路得哭得死去活来，令我回想到当她父亲去世的时候，她曾说她将永远不会再快乐了。可是后来，她和吉尔结婚，又生了一个女儿，她的喜乐又重复出现。于是路得说：「我知道以后的日子会很不好过，但是我相信神会使我再快乐起来的。」

她又问我：「神并没有让我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

路得去瞻仰吉尔的遗体，我留在家里喂我的小外孙女。突然间，电话铃声响了。

「是妈吗？」

「是我。」我回答。

「你快看看窗子外面。」

我看见窗外有一道美丽的彩虹，就说：「太美了，路得。」

「这就是神所回答我的征兆。妈，我心里的忧伤都没有了。」

「感谢主。」我说：「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回来之后再告诉您。」她说。

后来她告诉我一段她和吉尔的故事：

「路得，你快出来呀！」有一天吉尔在院子里大声叫着。

路得就抱着孩子出来，天上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跨越了整个山头。他们俩就谈起虹的事情，吉尔觉得他特别喜爱虹，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寝室里一直放着一张彩虹的相片。他们都知道虹乃

是神和挪亚一家人立约的记号。

「妈，你瞧，神这次又使用彩虹来告诉我，他是永远不丢弃我的。」

近来，路得为她女儿的房间换上新壁纸，纸上都是一道道美丽的彩虹。——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5.【我不再逃避神】星期四的早晨，三月里的微风，吹过密西根州的盖尔士堡。大约是在中午是时间，因我丈夫鲍伯下午要去卡拉马助城开会，我们最迟必须在一点钟吃午饭。在喂刚出世不久的婴儿史地芬吃奶之前，我先为四岁大的男孩布林和二岁大的女孩乔艾穿上雪衣，让他们到外面玩耍。后来我叫孩子们回家吃饭时，只找到布林，却看不见乔艾，就叫鲍伯出去找她。过了几分钟，我望着门口那条狭窄的小溪，便穿过前面的院子，看见鲍伯回来了。

他找到了乔艾，但她却无声无息地卧在他的两臂之间。

「鲍伯，」我惊叫起来，「乔艾怎么样啦？」

他不出声。

「鲍伯，乔艾究竟怎么样啦？」

他只是摇着头，不出声。我看情势不对，一阵恐惧掠过心头，又再度叫着：「鲍伯，乔艾死了吗？」

「是的，我们的乔艾，她死了！」

他刚把她从溪水里捞起来。鲍伯带她进屋子，将她安放在桌子上，打电话去请医生。我站立在她旁边，不住地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来面对这件事情。他给了我一节圣经，就是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虽然我不明白乔艾为什么会被淹死，但是多年来的经历，使我学会了如何地信靠神；因着那些经历，我在这个时候才能够站立得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正在英国，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到主的同在。有一天，我们的牧师告诉我们，他将去伦敦领会，他要我们为他祷告，该不该带太太和孩子一起去？伦敦正遭遇严重的空袭，但是我们所居住的诺维奇镇却从未中过一颗炸弹。我们祷告之后，牧师就带着他太太和孩子一起去了。就在他走的那天晚上，警报声大作，我的父母把我叫醒说：「桃赛，快起来，镇上着火啦！」

我们还没来得及跑到院子里的防空洞时，就有一枚炸弹从我们头上飞来。可是母亲却安慰我说：「桃赛，神保护着我们。」

一声爆炸，只看到碎片和瓦砾都落在我们四周围。我们想，这下子可完了，但是那个晚上，没有第二枚炸弹掉下来。警报解除之后，我们发现房子的天花板倒塌，玻璃全部破碎，房子里所有的东西全被破坏了，而我们所躲藏的那条走廊却丝毫无损。至于我们的镇上，损害更加惨重。教堂也被炸毁了，牧师的家首当其冲，只剩下一个大洞，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我便想到神如何地保守了我们。过了几个月，神让我认识了我的丈夫，那时候我才十六岁，对美国认识得不清楚。只晓得两件事情：一、美国人都很有钱；二、他们是很富有冒险性的。

我和鲍伯经过多久往来之后，就谈到了婚事。我们俩一起祷告，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就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十七日结婚。那时正是联军登陆诺曼地的时候，很多美国军人被调到法国战场上。我好久没有鲍伯的消息，以为他也调去了。后来我才发现他仍然留在英国，虽然是在营房里，但是仍然可以拿到出外许可证来和我结婚。

大战结束之后，我就随着鲍伯返回他的故乡密西根。我们祷告，求主一步步地带领我们。到了一九四六年的秋天，主就让我们进入慕迪圣经学校去受造就。当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主开始呼召鲍伯去西班牙传道。

鲍伯说，西班牙经过可怕的内战之后，环境很不好，在那里一定相当危险。他问我要不要去西班牙，我说我愿意。其实这只不过是句风凉话而已，事实上，那时西班牙对外门户是关闭的。到了一九四九年，我们毕了业之后，又回到密西根州。虽然鲍伯向几个差会申请，可是我们还是时常谈到去西班牙的事，我并不想去那边。结婚六年之后，神赐给我们一个男孩子，再过十八个月，又赐给我们一个女孩子。我忙着家务，鲍伯则忙着他的建筑工程，把去西班牙的事情丢在一边了。

这时我的内心不住地起争战，虽然我对主说我愿意去西班牙，但是主知道我乃是口是心非，因为我认为那个地方很危险。有的时候，朋友们看到我苦恼的样子，就试着安慰我说：「桃赛，我想神只不过是要你愿意去而已，那就已经够了。」

乔艾出世后五个星期，我们参加了一个在高夫湖圣经学校举行的宣道年会。那天的讲员是谁我已记不清楚，他所讲的道我也全忘记了，但是我却记得他所读的那节圣经，简直就是对我说的，是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

「……不要勉强；因为损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那天晚上，会众一起唱「全所有奉献」这首诗，就有很多人走上台前，包括我和鲍伯在内。我心中充满着喜乐，因为我已经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了。

以后那几个月，我们就开始进行去西班牙的计画。有人劝告我们，西班牙仍闭关自守，我们应该去法国传道。这么一来，我又故态复萌了。也许神并不是真要我们去西班牙，我们便留下来。过了两年，神的管教临到我们，就发生乔艾这件不幸的事件。当医生宣布她已经无救的时候，我便向主痛哭悔改说：「主啊！现在我真准备要走了，明天就差派我去吧！」

主帮我们度过那段伤痛的日子，可是过后我感到很灰心失望。撒但就来对我说：「都是你的过错，不然乔艾不会死的。为什么你不小心地照顾她呢？」

有一天下午，教会里的一个朋友来看我，她看到我这副沮丧的样子，就拿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来安慰我。可是我却注意到第五章十八节：「你们艘定的旨意。」

我虽然不能够为乔艾的死感谢神，我却能感谢主，他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过了六个月，我们就被差派出去了。我马上学习到，如果不是神要你去的地方，那才是最危险的，即使那地方时全世界最安全的。

在西班牙时，我学习到，在神手里是没有什么罪艰难的事。这几年中，我们又有了两个孩子——但以理和利百加。我们二人在西班牙事奉了十年，现在伊利诺州有一个差会将我们借用回来，在一家西班牙教会里事奉，我们也兼做些监狱布道工作。

一九七九年的五月，医生检查出我患了骨癌，大概只有两年的时间可活。但是我一点也不难过，我要再用这短短的时间继续为主耶稣工作。

过去我学习到一个极宝贵的功课，就是千万不要逃避神的旨意。当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他之后，便发现他的旨意总是美好的，所以我要献出感谢和赞美。——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6.【不算太迟】班達望着坐在驾驶盘前的华伦梅森说：「梅森先生，你想那么晚了，我们能渡过这条河吗？」

华伦梅森是个宣教士，班达是他的助手，是个非洲人。华伦凝视着前面那一片洋洋的尘土，使得车灯光后显得朦胧。

「我也不知道，班达。如果我们过不去的话，白利就要死了！」

河上的渡船，只是那么几片木板，缚在几条小筏子的上面，正停泊在河水上涨的对岸，远远地也可以看得见。华伦小心翼翼地把车子开到岸边。吹起号角。班達从车上跳下来，一面拍手，一面向着对岸高声叫嚷：「我们这里有一个病人，他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医院。请你们马上把渡船驶过来。」

一阵寂静，只听到回声。他便回过头来对华伦说：「我想那边一定有人，他们会听得见的。」

班達又叫了一次，华伦回到那辆卡车的后面。他望着前面黑漆漆的一片说：「你感到怎么样了，白利？」

「我想我恐怕是不行啦，梅森先生。」白利亚微弱的声音说。他的妻子正安静地坐在他的旁边。华伦伸手去摸摸他的额，上面都是汗，却没有发烧，使得他略略感到安慰。白利正磨着他的牙齿，不肯呻吟出声音来。

「他们来啦！」班達叫着：「他们现在来啦！」

华伦急忙赶到渡口上，看见共有十二个人扒着渡船；因为水流得很急。

「他现在怎么样了，梅森先生？」

「不很好，班達。身体发冷，他患小肠疝气压缩症已经是第二天了。他们应该早一点送他到我们这里来的。」班達点点头。

华伦认识白利，是在初到此地之时。过去的老宣教士警告他，白利这个人是相当的厉害凶悍。曾有一度，他威胁过当地所有的宣教士，说要他们的命。华伦还记得，那天他正在讲道的时候，白利向他射了一箭，只差他颈项分毫。

「这真是难以想象的，」华伦说：「那个躺在我们卡车上的人，就是反对我们传福音给当地居民的首要人物。」

班達也点着头说：「这是真的。如果白利信了主，他会影响很多人，因为许多人都随从他。」

「你的话很对。」华伦说。

「他原来是个很强壮的人，现在却病成这个样子。」

渡船终于到了，华伦小心地把车子开上去。到了对岸的时候，班達望望他手腕上的表。

「摆渡就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到达医院时就亮了。」

「快祷告，希望车子不会出毛病，班達。今天我由邦巴厘回家的时候，一连发生四次故障。」

他歇了一会，再继续往下说：「是化油器有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修理它。」

早晨的阳光照着那间布道所，华伦马不停蹄地赶到医生家。摩尔医生被汽车的马达声吵醒，当华伦到达门前时，医生的助手已经把门打开。

「哈罗，华伦，」那个中年医生问他：「那么早来有何贵干？」

「有一个患小肠疝气压缩症的病人在卡车上，山姆。」

华伦一面和他握手一面说：「他是昨天早晨得这个病的。」

医生匆匆忙忙赶到卡车后面，很快地检查了白利的病况。「快送他去医院，华伦。我也一起去。」

到了手术室，摩尔医生和两名非洲男护士、一名宣教士女护士替白利动手术。手术前，先由一名叫雅各的非洲男护士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主阿，求你引导医生替白利动手术，拯救他的性命，并感动他信耶稣。」

手术的时间在华伦看来，似乎是永无尽止的，他一直为白利祷告。白利的生死，关乎他那一村子人的灵魂得救。

「我的责任尽到了，华伦。」摩尔医生挪下他脸上的面罩。

「我已经把腐烂的部份切除，现在要小心看顾。他能活下去，可以算是个神迹！」

医生一定要华伦和他一起回家休息，当地的基督徒也接待班達去他们那里。华伦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他看见摩尔医生和他太太在前面房间里喝茶。

「我们的病人怎么样了？」华伦一走进去就问。

医生抬头笑笑说：「华伦，快坐下喝杯茶，芭芭去拿点东西给你吃。我刚去看过白利了，他进步得很快。」

那天晚上，华伦和摩尔医生便一起去医院探望白利。他们还没有进入病房，就听到里面在说话；他们便站在外边细细地听。

「你知道吗，我曾企图要杀死那些宣教士，你还说神爱我？」

「是的，白利，他仍然爱你，我们也爱你的。」这是班達的声音。

「可是我们的爱远比不上神的爱。他爱你到一个地步，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为你的罪而死。」

「你可记得那天，我向你们抛尘土和吐唾沫？」

「是的，我记得。」班達回答。

「我那时候真的恨你和宣教士们；我也曾企图要杀死梅森先生，只是没有射中他。」白利歇了一会又说，话语里充满着情感。

「班達，我的罪实在是太重了，神怎么能救我呢？我能要求耶稣作我的救主吗？」

「当然可以，白利。耶稣现在就可以救你，现在！」

华伦和摩尔生便一起低头，听白利求耶稣拯救他的祷告。——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7.【我在临阵脱逃】当我坐在护士枱前，正聚精会神地看病历表时，稍微抬起头来一下，望望走廊的那一头。电梯的门开了，走出来一对夫妇，手上抱着一个小男孩，面色苍白，显然是病得很严重。

鲍贝又回来了！我的心忐忑的跳。这次他再回到医院里来，就是证明离死不远了。

一九七五年，我从护士学校毕业之后，就在自己的故乡文士敦沙冷一家浸信会所办的医院里工作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目睹许多面对痛苦和死亡的病人。我没有办法和这样的病人打成一片，与他们交结。我是个基督徒，也知道在主里面死了的人，将会升上天去，享受那好得无比，永远的快乐。虽然如此，当我站在一个垂死的孩子床边，眼看着他的父母，等待在一边，伤心地哭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的心也跟着他们一起消沉下去，想着：

「主啊！你的荣耀在那里呢？」

做学生的时候，我曾受过这方面的教导，若遇到这种情形就有两个选择，你能应付得了，就去应付，否则的话干脆一走了之。我呢？是选择后者。因为遇到这样的场面，我是绝对应付不了。

我很爱孩子，希望能使我的那些小病人，个个都过得很舒服。但是我却无法安慰孩子们的父母，连谈一两句话都办不到。尤其是没有力量伸出双手，去拥抱一个正在为她孩子担心和忧伤的母亲，告诉她，神是如何地爱她。虽然我也明白，一切都有神的安排，可是又怎么能够减轻一个失去孩子的父母心中的苦痛呢？

我没有必要和他们共尝这个苦杯。因此只好硬着自己的心肠，做完了护士所该做的，就匆匆忙忙地离开病房。

鲍贝被送进了急诊室，经过检查之后，就住在一间单人病房里，我很高兴，这不是我工作的范围，可以不必看到他临死的那一幕凄惨景像了。

鲍贝只有三岁大，他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患的是血癌，这个病足足占据他人生中的一半。他在浸信会医院，进进出出有好多次。有几个月他的病情获得好转，最后一次，他来的时候，院方告诉他的父母，他们可以长期带他回家。可是药石无灵，他内部的癌细胞不住地蔓延。以后当鲍贝来的时候，我们在他病房里准备了一张摇椅。每天，他那瘦小的身体，在那张摇椅上不住地前后摇动。有时候，他感到身体不适，他的母亲就坐在他旁边替他推着摇椅，足足有几个小时。

这时候另外一名护士在走廊上拦住了我。

「对不起，请你帮我一个忙，把这个东西送到鲍贝房里去，好吗？」

她递给我一张纸，是用来记录病人实况的。不待我回答，她便走远了，我连逃避的机会都没有！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过去。我想悄悄地走进病房里，将这张纸放好，再偷偷地离开，不让里面的人知道。

可是当我一踏入病房的时候，令我大大地惊讶。鲍贝的父母正一起唱歌，他们跪在鲍贝的床旁，唱一首摇篮曲，想让孩子睡着，所唱的是诗篇二十三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他们合唱男高音和女高音两部。孩子合上双眼，没有什么反应，他们接下去又唱：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站着，一动都不动，这时候我真感觉到神在我们中间。他们唱完了以后，就朝着我笑笑，我便离开了。我没有对他们说什么，也不必说什么。他们已经得到了那位宇宙创造者的安慰。既没有埋怨，也没有问为什么。这是

创造者所下的决定，要带鲍贝回天家去。

我从来没有如此感动过，深深地自责，我竟不肯拿神的话去安慰这一对夫妇。神让我看到，我不肯去做的事，他却替我做了。他爱我，也叫我看见，遵行他的旨意，相信他比什么都重要。我原该靠着祂，负起这个责任去做的。于是我安安静静地回到家里，向神流泪悔改，承认自己不信、胆怯和逃避的罪。

我知道我若是真的爱主，甘愿为祂所用，我将会不顾一切地利用每一个机会，出去传扬祂的信息，和用祂的话语来安慰那些忧伤痛苦的人。很可惜，这次我却失去了一个机会，让神使用我来安慰鲍贝的父母。以后我绝不能再失去这样的机会。

不久，鲍贝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下班之后，跑到他所住的那间病房。在这间房间里，鲍贝的父母不知不觉地让我学习到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使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张纸现在还留在那里，上面有鲍贝的父亲所写的几句话：

「为神活着的人生，才是圆满的。不论这个人生命多长，几百年或三年，感谢主，你赐给鲍贝三年圆满的人生。」——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8.【饶恕杀我女儿的人】一九七〇年的十一月，我们听到令人断肠的骇人噩讯，我们二十一岁的女儿黛安，在加利福尼亚州被杀。我跪在神面前。整个心都破碎了！

我丈夫鲍伯和我，还有两个儿子，都是基督徒，然而却不能够使我们逃避这种惨痛的悲剧。

这个骇人的消息，临到了我们在密西根的家里，我们出于人类本性的天然反应，乃是愤怒、心碎和眼泪。

我实在没有办法形容当时内心所有的感受，一生当中，我还没有遭受过那么严重的打击。我很庆幸我是个认识主的人，我知道祂爱我，我知道祂也爱黛安，一切都有祂奇妙的安排。我在万分悲痛之中，从祂「永远膀臂里」得到了安慰。

「父啊！」我说。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为了你的荣耀，求你把忧伤从我心里面挪去，只有你才能够做得到。也许这件事发生，能使我的灵性长进，而更加爱你。」

我知道长进是做不了什么的，但是在神则凡事都能。

我们一家人就开始为那个杀我女儿的凶手祷告，我想他一定是很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奇妙地，这么祷告以后，我们心里非不再充满着仇恨，反而为赦免之心代替了！在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现在，黛安已经过世三年了，杀他的凶手，也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我们为他的祷告一直未曾中断过。我们也查出他的姓名，和他的监狱所在，我很想向他作见证，让他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施的神迹奇事。于是我便先和监狱布道协会取得联络，告诉那里的负责人裘梅生，我们希望能和汤姆——就是杀我女儿的凶手通信。梅生先生就写信给汤姆，告诉他我们希望能和他分享神的爱，并没有什么恶意。汤姆马上回复他，是否可以通过布道协会来转达我们的信件？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我写给汤姆的第一封信，是在一九七五年的十月二十二日。我信上是这样写的：

「你并没有使我们遭受到什么不幸，这些都是神早就计画好的，我相信。……」

我向他表示我们并不恨他，并向他传讲神的救恩。还寄给他一本圣经，答应继续为他祷告。过了几个星期，没有什么回音，一连有好几个星期，我怀疑汤姆是否收到了我的信。也许他疑心我是别有用意的。一个母亲，她所爱的女儿被人谋害了，会有这样的转变吗？我又写一封信去，对他说，我们能了解他的心情，如果他不回信也就算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时，我们终于接到他的回信。他谢谢我们对他的仁慈，也佩服我们基督徒这种爱仇敌的伟大精神。他也稍微告诉我一点他个人的背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经常信件往来，彼此也有个认识，我们就变成了朋友。

渐渐地汤姆开始打开他的心，将他的真心话都对我们倾吐。当然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对他说，我们不想再谈到黛安的死。在一九七六年的五月，我信上说：

「我希望我们能有机会见次面，我们不要再提黛安的事情了。现在只是你和神之间的事，我正准备要赦免你、饶恕你犯罪违背他。我一直祷告，希望这件事能发生在你的身上。」

到了一九七六年年初，我们去加州看望朋友，就打算顺便去看望汤姆。我们和监狱牧师以及监狱当局谈妥了，就在一九七八年的一月进入监狱，并且将手表、皮夹，甚至大衣，全部交给安全人员锁起来。

当我们坐在会客室里时，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已，监狱牧师也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立刻要会见一个人，他的那双手，曾夺去我女儿的性命。于是我便默默地向主祷告，求他除去我心里头的不安。忽然，门开了，汤姆走进来。他有六尺高，黑黑的头发，强壮的体格，穿着一身整齐的衣服，脸上的胡子也刮得很干净。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神的爱就在我里面澎湃。汤姆半天没有说话，他眼睛里充满着眼珠。我和我的丈夫一起站起来，轮流过去拥抱他。我们二人都哭了，监狱牧师也在哭。神使我们彼此安慰，一连交谈了好几个小时，谈到我们的家庭和对神的信仰。我们也告诉他，神如何保守我们经过那段苦难的日子，使我们能有饶恕别人的能力。

汤姆也告诉我们，他并不是有心要杀死黛安的。好多次他都想将一九七〇年星期二那天晚上的事对我们说。

但是我们却阻止他说：

「汤姆，我们不想要你再提过去。我们只想听听你的现在，神能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由于监狱牧师的协助，我们有机会在狱中的小教堂里，对七十个囚犯见证神的奇迹；如何借着耶稣基督，将赦免人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有些人受了感动，流泪痛哭。

黛安的死，使我能饶恕别人。当我原谅了杀死黛安的凶手时，有些人反对我做。我从圣经上看见，在我们尚未饶恕别人之前，我们必须自己先得着神的赦免。——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9.【约书亚的神迹】有了神给我们的赦免，我们才能够去赦免别人。这个聚会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虽然我帮忙举办这次的差传聚会，我们家里也接待了一位传道人和他一家人来往。可是，对于坐在那里听传道人报告他们在海外工作的情况，我并不感到兴趣。

在我的头脑里，只是堆积如山的碟子刀叉，骯脏的煤气炉和水槽。我精疲力尽地坐在我的丈夫乔治，还有两个儿子旁边。这一个星期可真把我累死了，天天晚上都有聚会，还要预备那个传道人一家五口的三餐，我简直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的聚会，我很想聚精会神地听，可是厨房里一片零乱的情形，充满在我的头脑里，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我已经是够疲倦的了，还必须在临睡之前去清理那些碗碟刀叉和厨房。因为住在我们家里的那个传道人，明天一早就要搭飞机离开这里，早餐必须在七点半准备好，放在桌子上。如果我把些那脏碟子留到第二天早晨，就别想有足够的时间来清理碗碟，把早餐做好。所以我必须在今天晚上把这些工作做完。

牧师开始祷告，我也闭上眼睛，可是那些碟子刀叉，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当我们站起来唱诗歌「在锡安山」时，我的两条腿都在发痛。我只盼望聚会能快一点结束。可是今晚的聚会，却拖得很长，好像是永远完不了似的。我们先读一段经文，然后那些传道人便一个个地上来报告他们的工作。我的眼皮下垂，睁都睁不开来，头也开始往下沉。为什么这个聚会要那么长呢？

我向主祷告，求他帮助我完成清理那些碗碟。

「主啊！」我说。

「求你使这个聚会短些，我好有时间回家去洗碟碗！」

我想起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次约书亚祷告，要神停止太阳和月亮，好让他有时间消灭敌人。（书十 12~14）

他能为我做同样的事吗？神是否也会把日子拉长？我想他一定会的。我不求他把日子拉长，只求他把聚会缩短。可是这个聚会却一直延续下去，每一个传道人都想把自己的工作，介绍得更详细一点，结果这次的聚会，要比前几天的聚会时间加倍。而且会后又有不少来宾，去找传道人交谈，一谈就没有完的。我以为可能有人请我们家的那个传道人去他家住，这就解决了我的问题。神也许用其他不同的方法来帮助我，可是他好像没有听见我的祷告似的，到了十一点钟，我们才回到家里。这时候我再没有力气洗碗碟了，只想赶快上床睡觉。

「主啊，」我再一次向他祷告。

「虽然你没有把日子拉长，像对约书亚一样，也没把聚会缩短，但是我仍然感谢你，让我有机会事奉你一个星期。我是信靠你的，现在我把闹钟搬到四点半。相信你必赐给我力量，明天早晨把一切工作全部做好。」

我把客人和孩子们都安顿好了，就马上就寝。

可能是在午夜，我突然醒过来，但是一看闹钟，不好了，我的心几乎跳出口腔。竟然是早晨六点半钟！原来是闹钟坏了没有响。

「是怎么回事啊，我的主？」我问他。

「我信靠你，我做错了什么吗？」

我马上披上衣服，赶去厨房，必须在半小时以内把碟子洗好，并清理炉子和水槽，才能够准备早餐。我连洗脸和刷牙的时间都没有。

当我输完头发，匆匆忙忙赶下楼的时候，一进到厨房，神迹竟然发生了，和约书亚的完全相似。整个厨房焕然一新，清洁发光。那堆积如山的碟碗和刀叉，都不知去向。

我那只有八岁大的儿子宝贝，已经把它全都做好了，连地板都扫得干干净净！

「宝贝，」我问他。

「你怎么会起得那么早，来做这个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回答说。

「我就是那么醒来了，大家都还在睡觉，所以我便起来清理这一切。」

我盯着他看，神真的听了我的祷告，他是使用他自己的办法。他知道我需要休息，才多给了我两个小时睡眠，叫我的孩子来代替我工作。宝贝过去一向时睡懒觉的，要他起来非打架不可。他平时从没帮我做过事，可是神要他起来，他就乖乖的起来了。你看奇妙不奇妙！

古代约书亚的神迹，在今天也同样地发生在我身上，神实在是信实的主。——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10.【没有人需要我】 我很想写信向一些人诉苦，让他们知道我内心的感受。我的丈夫狄克已经尽他所能，想要使我快乐。当我倒在他怀里失声痛哭的时候，他拼命地安慰我。

「你误会了，亲爱的，」他说：「虽然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但并不是说没有人需要你，我就很需要你呀！」

狄克这种的需要我，却不是我所要的那一种需要。我所要的，乃是孩子们对我的需要，如替他们擦干眼泪、搔搔痒等等。可是孩子们都长大了，不必再依靠我，他们需要去照顾他们自己的孩子，我也帮不了他们的忙；因为他们都住得很遥远，我每年只能见到我的孙儿孙女们一次。

我开始厌恶现在的这个家，一切都是那么地干净。我需要看到的，是地板上那泥泞的脚印，东倒西歪的椅子，和窗子上零零落落的手印。

过去孩子们都在的时候，我往往希望能有一刻时间安静下来，好写一点东西。如今我有充份的时间了，可是心里却是空洞洞的，没有什么可以与别人分享。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心里面是如何地难受！

「收养一个孩子，不是很好吗？」有一个朋友这么劝我。可是我的健康情况已不如以前，我知道我没有力气再去照顾小孩子。我真想把时间倒转回去，除了我自己的孩子以外，我是不想去照顾别人的孩子。

我心里万分地苦闷，甚至于不以辛辛苦苦将四个孩子抚养长大为满足。我巴不得他们都没有长大，仍然需要我的看顾。那天早晨，我一直流着眼泪，我的朋友白丝蒂打电话来，告诉我教会里有布道聚会。

「白丝蒂，外面下着大雨，我不想去，今天我要留在家里。」

白丝蒂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她从我的声调中知道我情绪恶劣，就试着拿话来安慰我。

「你不应该想着这些，」她说：「你应该谢谢主，孩子们不再需要你了。我真希望凯迪不要需要我才好。」

「你才是幸运呢！」我马上回答她，然后又向她道歉。凯迪是个白痴的孩子，我真的需要一个像这样的孩子，她会永远需要我的。

我不想见牧师，怕他会因此而看不起我。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女儿南丝和女婿比尔。比尔是个牧师，我希望他能够帮我一点忙。我的信洋洋大言，一篇苦经，说我老了，不中用了，又寂寞又孤单，巴不得早一点死。过了两天，电话来了。

「喂，妈，」是比尔的声音，「我是在办公室打的，南丝可听不到。」

我盼望他会和我谈起信上所说的，但是他却一字不提。

「我是和你谈谈南丝的事，她最近很不愉快，只不过是教会里有两个老太太批评了她几句，说她不是个好牧师娘。」

我心头上一阵火，「这真是岂有此理！」

比尔笑笑说：「你也不要生气，教会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很喜欢她，只不过那两个老太太。可是你也知道，南丝是很多心的。」

他没有说完，我就接下去，「所以她因此受到了打击，觉得自己的工作失败了。」

「一点也不错，妈。」

我深深地叹一口气说：「我希望能够帮助她，可是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了，我能做些甚么呢？」

「你不能吗？」比尔反驳说：「让我读一段书给你听，这本书名叫「跪着的基督徒」，教人如何祷告的，我会寄一本给你。上面一段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能为神为人所做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我们祷告所能成就的事，比我们自己去做的还要大。神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做出许多的事情。』妈，」他停顿了很久，「你上次是甚么时候为我和南丝、以及我们这里的工作祷告呢？」

这句话对我如同当头一棒，也提醒了我，开了我的眼界。我一直以为没有人需要我，当然那一通电话并没有立刻解决我的问题，我还需要去与我那自怜之心争战。可是却将我那关闭的心灵打开了，使那久阴的天空出现了一线阳光，我开始振作起来了。

我便经常写信给其他几个孩子，告诉他们妈妈现在有足够的时间为他们祷告，若他们有甚么特别的需要，都可以提出来。马上回信就如同雪片。我想，是不是比尔已经告诉了他们关于我的事情？许多大大小小的事，如小吉米牙齿痛，阿伦出走了，黛比一个人呆在家里很害怕等等。

我觉得以往我太自私了，都是为自己的事祷告，于是便开始为我的朋友祷告，为那些不信的邻居祷告，也为教会里的牧师祷告。

从此以后，我便忙起来了。不但祷告，也出去探访我的邻居和医院里的病人，主要是为他们祷告。经常有人打电话和寄卡片来，有人要我替他们烤饼干和买东西。

现在我不再自怜了，有那么多人需要我，我是全世界最快活的人了！——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11.【打保龄球】我从厨房里，远远地望着那个传道人，他和亨利已经谈了好半天，可是谈的都是些天气、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事情，没有一句话是有关福音的。我今晚请他来吃饭的目的，原是希望他能够带领亨利信主。亨利这个人，一向对福音不感兴趣，每次只要我一提到主，他就马上吱唔着过去。其实他并不坏，只是对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而已。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嫁给他？我嫁给他的

原因，是我爱他，我知道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我也曾祈求神的饶恕。

「你们等着看好了，」在没有举行婚礼之前，我告诉我的朋友。

「有一天亨利会信主的，我们将一同来教会。」

我有这样的信心，相信能够带领亨利归主，将来一起在教会里参加事奉，每天在家里也会有读经和祷告。

可是婚后却并不若我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婚前他为了取悦我，才处处迁就我；而且他所想的与我刚好相反。因为我爱他，也要讨他的欢喜。他希望星期天我能留在家里陪他，而且星期天是唯一的一天早晨可以起得晚些。可是我也同样地令他失望，每星期天我都去教会。最初，我求他跟我一起去，他总是赖在床上不肯起来，或翻一个身，不声不响地继续睡下去。我感到相当的沮丧；每次做完礼拜回来，他才刚刚起床。我便告诉他今天礼拜的情形，他只是很有礼貌地敷衍我，可是当我向他讲到主耶稣的救恩时，他的态度马上就改变了。

「对不起，我不感兴趣。」他打断我的话，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绝不会成为教徒的。好了，我们吃午饭吧。」

「好。」我回答他。

但心里仍然在做第二步的打算，亨利需要主。于是我便经常邀请一些布道家和传道人来我们家吃饭。亨利却很不喜欢这样，他只是一味地敷衍着他们，令我很下不了台。

「我很不喜欢你对我的客人这么没有礼貌。」我事后对他说。

「我也不喜欢你请这些传道人来我们家。」他反驳我。

最近，有一位大布道家唐纳阿林顿来我们锁上布道，他的年纪很轻，而且讲道非常有力量。我们特地搭了一座大帐篷，每天晚上，人都是满的，有许多人决志信主。我又请亨利去参加，但是他一直不肯。他喜欢晚上留在家里看报纸和看电视，有时候也出去打保龄球。

于是我就在星期一的晚上，布道会完了之后，去找阿林顿弟兄。

「我是莫莉罗夫奈太太。」我先介绍自己。

「很高兴能见到你。」他热情地说，

「我天天晚上都看见你来。」

「我想请你来我家里便饭。」

「那太好了。」他一面说，一面拿出他的记事本子，翻开来看。

「是那一天晚上呢？」

我说：「随便那一天都可以。」

「好吧，星期四晚上我有时间。」

「好极了。」我和他约好。

他说：「六点钟可以吗？我们吃完晚饭刚好能赶得及去聚会。」

我写下我的地址给他。

他说：「我会来的。不必准备得太丰富。」

「只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便饭，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甚么？」

「我的丈夫尚未信主，您能向他传福音吗？」

「当然可以。」他回答，

「看圣灵如何的带领，星期四再见。」

不论我请的是甚么人，亨利的态度总是那个样子。可是阿林顿弟兄却和其他的传道人不一样，他一直和亨利谈天气，我等了很久，才告诉他们该吃晚饭了。

阿林顿弟兄问外子：「你喜欢打保龄球吗？」

「我有时候去玩一两下。」亨利的话匣子开了。

「我也喜欢。」

「真的吗？」亨利脸上为之一亮。

于是二人就一直不停地谈着保龄球。我坐在一边，心中焦急如焚，想向阿林顿弟兄使个眼色，但是他俩正谈得起劲，根本就不注意我。我感到今天可真是浪费时间，我不是只请阿林顿弟兄来尝一尝我所烹调的炸鸡和甜番薯，也不是要他陪我丈夫谈保龄球，我盼望他向我丈夫传福音。

阿林顿弟兄临走的时候说：「亨利先生，请问你一件事。」我心里祷告，求主赐给他适当的话语。

亨利问：「甚么事？」

「星期六早晨跟我一起去打保龄球好吗？」

我几乎要昏倒了，原来他只不过是约我丈夫去打保龄球！

亨利说：「平时星期六，我都要上班，可是这个星期六，我倒是有空。」

「这样吧，我们去第五街的那个保龄球馆，十点钟好吗？」

「我一定奉陪。」

最后阿林顿兄弟说：「谢谢你做的一手好菜，罗夫奈太太。」我心里很生气，那个晚上几乎不想去聚会。他在讲台上传福音，下了讲台却去和人谈保龄球，我真想当面责问他。星期六亨利果然去打保龄球了一直到下午两点钟才回家。

我问他：「你们打完球去哪里了？」

他说：「我们又一起去吃午饭。」

「他的保龄球打得很不错呢。」

我没好气的答：「谁问他保龄球打得怎么样啦！」

他又问我：「你今天晚上还去参加布道会吗？」

我皱着眉头说：「我去呀，干什么？」

他回答：「我跟你一起去。唐纳邀请我去，他是不是讲道讲得很好？」

我连忙回答：「他讲得太好了！」我也大大地震惊，亨利居然肯跟我一起去参加布道会！我没有听错吗？

就在那天晚上，亨利接受了主耶稣作他的救主。那位陪他打保龄球的朋友，和他一起在台上祷告。我就想起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的经文：「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我的丈夫信了主，是因为那位传道人智慧，去找一些兴趣与他相同的东西，来与他接近交往。打保龄球居然把他带到主那里去！

我心充满感谢和快乐，主听了我的多时的祷告，拯救了我丈夫。——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12.【爸爸的地位】「妈，」我八岁的俄日约翰说：「我已经跟克利夫和安地说过了，您要带我们到展览会去。」

我说：「今天下午我没有空，孩子，问你爸爸去吧。」

「可是妈，」他失望地说：「我已经答应他们了。」

「为什么不早说，」我回答他，「如果你昨天告诉我，我就可以把时间留下来。我想你爸爸会带你们去的。」

约翰涨红着脸说：「可是他一定不会的。」

「你不妨去问问他，他也很喜欢看展览会的。」

我的儿子说：「可是他甚么都不感兴趣。」

「你怎么知道呢？」

约翰很生气地说：「这是真的！」

我的女儿安妮静静地站在一边，这时也插嘴说：「我也认为是真的。」

「回到你的房里去吧，约翰。反正我是没有空，你们想要去，只有请你们的爸爸带你们去。安妮，你可以开始洗碗碟了。」

孩子们郁郁不乐地走了，我也回到自己的房里，开始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似乎对他父亲高登一点感情都没有的。不只是他，另外那两个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与父亲有这么深的隔阂存在，究竟有多久了？两年？三年？五年？为什么他们对父亲会有这样的成见呢？

在他们眼里，高登好像衙门里的判官；可是他是我的丈夫，他们的父亲呀！我要他们和他能亲密地彼此相爱。

可是当我把过去的一切反省一下，这个责任乃是在我的身上。

「艾密莉，我可以修理洋娃娃的腿，不要去惊动你爸爸。」

「我们出去一下，让爸爸可以好好休息。」

「我来教你绑鞋带，让爸爸好读他的报纸。」

「约翰，别告诉他你在学校里打架的事，爸爸是不会感兴趣的。」

「我想爸爸是不会想去的，安妮，还是我带你去吧。」

顷刻之间，以往这些话，一句句都出现在我心头。我从床上站起来，面对着梳妆台的镜子。难道我真的做出了这种自私自利的事情吗？我使我的孩子们背叛他们的父亲吗？难道高登真的像孩子们所想象的那么冷酷无情吗？

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祸因在我，而不是在高登和孩子们的身上。那么我该怎么样弥补这个破口，使得高登和孩子们的感情能够复合呢？我真是太愚蠢了！

吃午饭的时候，我等候约翰向他的爸爸开口，有关去看展览会的事。我不住地向孩子们使眼色，

但是约翰却没有注意着我。到后来他总算是说出来了。

「爸爸，我——」他停了一刻，喝了一口水，再继续往下说，「爸爸，克利夫和安地今天下午要去看展览会，您能带他们和我一起去吗？妈说要我问问您的。」讲完之后，就把头垂下。

「当然可以，」高登微笑地说：「你们甚么时候要走？」

我欢欢喜喜地看见安妮和艾密莉也加入他们，要和他们一起去。当高登把车子从车房里开出来的时候，我放下了一颗沉重的心。

待他们都走了之后，我便一个人坐下来静静地思考以后我应该怎么做，使孩子真正将高登看做他们的父亲。

或者我直接和高登去说，他乃是一家之主。再不然，如果约翰、安妮、和艾密莉再对他们的父亲无礼的话，我将要处罚他们。可是这也不是个好办法，反会搞得更僵，使孩子们加倍痛恨他们的父亲。要不，让我和孩子们平心静气地谈谈。可是孩子们和他们父亲的感情，乃是天然的，不是单凭理智可以办得到的。

现在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量地把高登和孩子们拉在一起，让父亲和孩子们玩，帮助他们做功课，使他在孩子们的眼中一天比一天更重要。过去我太自私了，把高登丢在一边，直接变成了一家的重心；是我闯下来的祸，应该让我一个人来收拾才对。

那天晚上，我烹调高登最喜欢吃的菜肴。

艾密莉抱怨着说：「我不喜欢甜番薯。」

安妮说：「我也是。」

约翰也说：「我也是。」

「我是为你们爸爸做的，」我安静地说：「甜番薯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之一。当他幼年的时候，家里很穷，他——」

我留心到三个孩子都注意听。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父亲幼年的故事。

「还是你来告诉他们，你每天吃三顿甜番薯的事情吧，好不好？高登。」我问他。

待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之后，我准备把一切的事情和高登说。高登首先谈到这个上面。

他说：「约翰和两个女孩子今晚的表现和以往不同了，你发现没有？」

「我希望是如此，高登，我也是不同了。」

我便一五一十把今天下午的事情说给他听，又告诉他我是靠着祷告来解决的。

我求他饶恕我以往剥夺了他的权柄，直接想兼做爸爸和妈妈。

高登听完了我的话，便温和地笑着说：「我也应该负一部份的责任；我应该告诉你的，但是我却闭口不言。」

从那时候起，孩子们开始和高登一步步地接近了，过去他们对父亲总是敬而远之。

「爸爸，我能和您一起进城去吗？」

「告诉我，您在森林里遇见熊的故事。」

「爸爸，您手臂上的肌肉好坚硬啊！」

「爸爸，我敢打赌，您不知道蝙蝠的眼睛是瞎的。」

如今高登是我们家庭的重心了，我也心满意足。——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13.【早餐祈祷会】下午五点一刻，我准备回家，但是一位年轻的药剂师有事情要见我。起先我还以为是业务上的事情，见过面之后，才晓得并不是如此。

这位青年药剂师名叫魏尼瓦生，是个很好的基督徒。最近刚刚在他教会里的一次奋兴大会中，奉献了自己。虽然他没有去当传道，可是却愿意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来服侍主。现在他正在寻找他的同工，共同开始一个新的工作。他要招集几个人，一起交通和祷告。

「薛伦堡医生，我也希望你能参加，金海德莱斯顿和我，我们三人组成一个祈祷团，可以在我家里聚会。」

我说：「你家太远了，交通不方便。我家比较近些，就在我家里聚会吧。」

几个月之前，我和我太太，曾打算要出卖我们那幢房子，可是却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就把它奉献给主，现在正是主要用的时候。

一九七三年二月的第二个星期三起，魏尼、金，和我三个人，每周三清晨六点钟，就在我家里集合祷告。第一次聚会，我们先提出来祷告的事项，是魏尼有一个朋友，是个药商，前一天晚上心脏病发作，情况非常严重，我们便一起为他的病祷告。结果到第二个星期，他就出院回家了。刚开始，我们就收到祷告的果效！

过了几个星期，瓦可城的地方助理检察官，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有一个相貌英俊的青年跟他一起来。这个青年人看起来，好像是个银行经理。但他并不是经理，而是个犯人，一个习惯犯，正等着被遗送到亨士维尔的州监狱里去服刑。助理检察官特别将他临时保出来，参加我们的早餐祈祷会。这个青年人名叫雷蒙，我们大家一起为他祷告，他当场就接受了耶稣做救主。十一年之后，雷蒙仍然热心爱主，并且在教会里参加事奉。

在一九七〇年代之中，每一个夏天，瓦可城天气都很炎热，有好多天气温都在华氏一百度左右。在一个酷热的八月里，有一群人在当地的圣公会圣保罗堂里聚会，那天他们还有晚餐，有一个外来的讲员，在聚会中讲道。

其中有一个信徒，名叫台得高斯白，他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把伞。

有人嘲笑他说：「台得，我看你大概是热昏了头，气象台报告说今天根本就不会下雨，你带伞干什么？」

台得回答说：

「今天早晨，我去参加薛伦堡医生家里的早餐祈祷会。我们为下雨的事祷告，我们都相信今天会下雨，所以我不愿意我这套新衣服被雨淋湿。」

他一说完这句话，立刻引起哄堂大笑。可是过了两个半小时，正当客人们要散去的时候，天上便降下倾盆大雨，积水足足有二英寸，而且下了一个晚上。那天，只有台得一个人身上没有被淋湿。

当黎巴嫩内战爆发时，贝鲁特有一所浸信会办的神学院，院长是尼芬利格里汉博士。那时候他的女儿正在贝勒大学读书，她就来到我们的祈祷会，要求我们为她的父母祷告，使他们都能平平安安地出来。那时候正是他们休假的时候，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贝鲁特的国际机场。原因是没

有飞机，而且跑道也被破坏了。

可是有一天早晨，他们却搭上一架飞机，冒着炮火，从一条临时修好的跑道上起飞。他们前往飞机场的时候，经过一个无人地区，在他们前面有一辆车子，被炮弹击中。

后来，格里汉夫妇来到瓦可城看望他们的女儿时，格里汉博士也参加了我们的祈祷会，要求我们再为他们祷告。

「你们祷告，主听了你们的祷告，使我们能从黎巴嫩出来。现在我们请你们祷告，求主再送我们进去。」

今天，芬利格里汉博士，担任中东美南浸信会的主任，经常进进出出于黎巴嫩这个多事的国家。

一九八一年的一天早晨，金海德莱斯顿和另外一个人叫裘布朗非，不约而同地来到我们的早餐祈祷会。这两个人都曾遭受心灵上的创伤，金在一年前，丧失了心爱的儿子，他在祷告会之中，得到了安慰。他并不认识布朗非先生，这两个人只不过是凑巧，在同一个时间来到而已。

布朗非先生也在几天前，失去了他唯一的独生爱子，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的祈祷会。

到了一九八三年，布朗非先生创办了一个青年团契，成了许多青年的父亲，是金海德莱斯顿给他的安慰和勉励，使得他能振作起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遭遇到伤心的事情。」有一天，在祈祷会上，金分享他的见证，

「我只知道，主要我走这条道路，使我能够安慰那些和我走同样道路的人，让他们明白，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自从一九七三年的二月十四日，我们的早餐祈祷会成立以来，许多男士都来光顾过，有些是经常参加，有些只来一两次，可是每次都有一两个新面孔出现。

我们除了祷告以外，也高高兴兴地一起分享个人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恩典。我们看到不少人，经过祷告之后，得到了救恩。也有人有经济上的困难，主供给了他，解决他的问题，也有人征服了心中的恐惧，和情绪低落。

我们也看到有人脱离了吸毒的捆绑，和酗酒的嗜好。还有破碎家庭的重合。一次又一次，我们经历到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二十七节上所说的：「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么？」

补记

这个早餐祈祷会，是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瓦可城，西達利齐街，查利薛伦堡医生的家里，已经有好多年了。

早餐很简单，只不过是一杯橙汁、咖啡和甜点心。每年感恩节之前的星期三早晨，太太们也被邀请来参加这个祈祷会。

早晨七点钟，他们便来到薛伦堡医生的家里，一开始先背诵每星期所指定的圣经金句。然后拿出一张需要代祷者的名单，和另外一张记载祷告已蒙允许的事情。七点半钟，他们便分成几个小组，每组有四五个人，然后便开始祷告。

他们一面祈求，也一面感谢。到了八点钟，大多数的人都去上班了，还留下一两个人，继续分享。

早餐祈祷会是在每一个星期三的早晨，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即使主人薛伦堡医生有事出外，也依然照常举行。

经常出席的人数有二十五个，有时候多到四十五个。有一天天气寒冷，瓦可城街上都结了冰，所有的学校和公司洋行都关了门，那天早晨还来了十一个人。

参加祈祷会的人不分教派，各教会的人都有。也包括各种年龄的人，由十几岁的中学生到九十五岁的救世军上尉。——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14.【一个有能力的传道人】查理司布真在他十六岁那年，有一天夜里，下着大雪，那时候他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内心渴望自己得救，过去他曾先后去过好几个礼拜堂，听过不少次的道。雪越下越大了，他便不得不在附近一个小小的礼拜堂里暂时坐一下，待雪小一点点后，再继续赶路。那天晚上有福音聚会，牧师因为雪太大了，没有办法过来，就由一个当长老或执事的同工代替他讲道。他的道讲得很短，而且又简单。司布真记得他所讲的是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廿二节。

「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

司布真便很留神地听。

「仰望父！」他说。

「很多人都是靠他们自己，一点用处也没有。你绝不能从你自己那里得着一些安慰的……要仰望耶稣基督。」

他只讲了十分钟，然后就把他的眼睛盯住司布真说：

「青年人，你要仰望耶稣基督，明白了吗？」

司布真当场就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他的重担立刻从肩头上卸下来。他从得救之后，就开始传道，从那些农家做起。他向主祈求，赐给他能力和智慧。于是他就搭起帐篷来开布道会。他的年龄虽然只有十六岁，但是神却使用他在剑桥一带的教会里讲道。

司布真是一八三四年六月十九日，出生于英国的卡夫登城。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公理会的牧师，虽然他从小就听过福音的道理，可是他说：

「我那时候在灵里面是个瞎子和聋子，既看不见也听不见。」

然而如今他从小所学到的那些圣经知识，就成了他讲道的资料。他是在墨斯里罕一家浸信会里受洗的，就参加了浸信会。到了十七岁的时候，就在华物比一个小小的浸信会礼拜堂当牧师。那个小村庄自从司布真来了之后，就有了极大的改变。村民们从此不再酗酒和放荡了，许多偷窃和犯罪的事情，也都消失无踪。只是因为这个年轻的牧师，讲道有力量，使很多人悔改的缘故。

一八五四年的四月，他在伦敦的新公园路礼拜堂当牧师。那个礼拜堂能容纳一千二百个人，但是都只有八十个人聚会。可是在他没有去世之前，这个礼拜堂的信徒人数增加到五千三百十一个人。司布真一到那里，就有大批的人拥进了教会，第二年就不得不另盖新的礼拜堂。只不过是一个晚上，司布真就变成了全伦敦最著名的布道家。他很有讲道的恩赐，话语简单明了，声音像钟声一般地清

楚。听众们都被他的讲道所吸引，不会遗漏掉一个字。

司布真始终没有读过大学，知识却很丰富，这是他自己苦学出来的。后来他创办了一所「牧师学院」，要他的学生受最完美的大学教育和圣经、神学方面的造就。

一八五六年的一月，他和苏珊娜汤伯生小姐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一对双胞胎。司布真太太对他很有帮助，曾省吃俭用，供给第一个前来入学的学生。过了不久，学生就增加到八个人，后来又增加到二十个，在他去世之前，「牧师学院」里一共有九百个学生。那些人毕业出来之后，都成为教会的牧师。许多人都来听司布真讲道，有一次，他在「水晶宫」讲道，听众人数到达二万三千六百个人。有人说，司布真是个祷告的人，他自己也一再向他教会里的人表示，他的讲道，都靠他们的祷告。也有人说，司布真的成功，是因为他对圣经上的话坚信不疑，他完全是按照着圣经上的话来讲。

到了一八八七年，司布真遭遇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敌人，就是达尔文。他发表了「进化论」，使许许多多的人，对圣经都表示怀疑。为了这个他拼命地争辩，加上碰到一些意外，使他的身体健康受损害，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了。一八九一年六月七日，是他所讲的最后一篇信息，过了半年，一八九二年的一月二十一日，他就离世归主了，享年五十七岁。虽然他在世的年月并不很长，但是他所传的果子，都远超过一般传道人。——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15.【一位纽约传道人的见证】有人说我是在发疯，年纪已快四十岁了，家里有妻子和四个年幼的孩子，却把纽约电话公司的那份工作辞掉，又把我们在福来与的那幢房子也卖掉，全家都迁到宾夕凡尼亚州的乡下去。而我自己呢，决定要去受训，成为一个传道人。连我父亲都问我妻子说：「约翰他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其实这个决定在我心里已经酝酿好多年了。我出生在纽约市布克伦区的一个基督教家庭里，我们全家都去一间德国浸信会做礼拜。在我十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去参加祷告会，有一位牧师用德文说：「今天晚上在这里的人中间，一定还有些人是需要耶稣的。」我马上举手，接受了主。那几年来，我一直和家人去教会，我们自己家里也有家庭聚会；但是我盼望能对主的话语有更深一步的认识。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聚集在一起读经的时候，我就说：「我想找一间能教我读经的教会。」

我姐姐就说：「你可以去参加海德门博士的解经班。」

那个星期天我就去参加，令我诧异的是，一位年龄高达八十二岁的老人，居然能不用讲稿，连讲五十分钟的圣经！第二个星期天晚上，在他讲道的时候，海德门博士说：「我要让你们知道如何得到能力和亮光。」

那天晚上，我搭地下车回家时，一路上心里面如同火一般地在焚烧。星期一晚上，我又去参加教会里青年人的聚会，我第一次当众作见证，述说我蒙恩的经过。在那次聚会中，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叫阿迪兰，一年之后就做了我的妻子。没有多久，我又交到一个青年朋友，他带领我学习布道的工作。这个青年人是北浸信会神学院毕业的，他并没有在教会当牧师，而是做街头布道的工作。他教我如何在街上布道，又介绍我去图书馆阅读各样解经的书。在那十二年当中，我每星期至少有

一次在纽约市繁忙的街道上布道，有时候也在一些布道协会讲道。

一九四五年，我刚由纽约工艺学院毕业，在纽约电话公司找到一份很好的职业。这次为了能全时间出来做主的工作，就把这份工作辞掉了。很多人都劝我不要这么做，有一个传道人还对我说，神是不会呼召一个四十岁有四个孩子的人。但无论如何，我却不顾一切，先在费城东浸信会神学院里读书。完了之后，又去约翰圣经学院受造就。在求学的四年中，我家人都住在宾州的乡下，我每周末回家一次。我的儿子说，在乡下这四年是他们一生之中最快乐的日子。我们种植蔬菜，也饲养了些牛和猪，还有一百多只鸡，把鸡蛋卖给东浸信会神学院。

这四年中，我第一次经历到在礼拜堂里讲道。其中有一间教会要我每星期天去讲道两次，每次给五块钱的车马费。后来我又在新泽西州的汤姆士河一间小教会里做牧会工作，那里有五十个海军官校学生，每星期天早晨都前来做礼拜。到了一九四九年，我们一家人都迁到纽约州的北港镇，因为我在北港浸信会当牧师。我在那里一共牧会三年，薪水是每星期二十三元，所以我晚上还要到电话公司里兼份工作。我的几个儿子也热心于教会工作。大儿子丹登在学校上课时对老师说：「我们在宾州学校上课之前，都要先读一段圣经，这里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老师就说：「丹登，你明天把圣经带来，先读给我们听吧。」

从第二天开始，每天就轮流由班上的学生带圣经来，在上课之前读一段给大家听。

我的几个孩子，个个都受良好的教育，有两个已拿到博士学位，另两个拿到硕士学位。丹尼是一个有名的牙齿，在一间基督教体育协会里工作。丹登拿到了西德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就在欧洲美国浸信会里当了十二年宣教士，现在他是世界浸信会联会的副总干事。小约翰现在在北加罗连纳大学的篮球队当教练，他也热心在基督教体育协会帮忙。

山姆由惠登大学和贝勒大学毕业之后，在陶化学公司里当生物化学师和出产部的经理。

有人问我们，将这四个男孩教养长大，困不困难呢？我告诉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和他们一起祷告、读圣经和去教会。

一九五六年，我没有在教会牧会，不知道神的带领如何。有一天夜里，我向主祷告说：「主啊！你要我到那里去？」

第二个星期，有一位元在电话公司工作的太太对我说，她教会的牧师刚刚退休，正在寻找一位新的牧师，于是我被介绍到那里。这是亚桑生浸信会，是纽约市勃郎士区最古老的一间教会，信徒只有三十五人。我在那里工作了十五年，信徒人数增加到八十个。我买了一辆殡仪馆的灵车，改装一下后可以坐二十个小孩子，我时常驾着这辆车到附近的熊山和史旦顿岛去接一些青年人过来聚会。教会里有位信徒，过去在军队里当厨师，他每个月替教会做一次饭。信徒在主日礼拜后，可以坐下来吃喝，饭后又放映一部福音电影。但是我主要的工作还是讲圣经。后来亚桑生浸信会的房子被纽约市政府收买了去，为了实行新的都市计画。一九七一年，我又在勃郎士区克司登街浸信会当牧师。

我的盼望是，纽约市所有的教会能联合起来，推进纽约市和郊区一带传福音的工作，这样力量才可以强大些。

我现在已经七十七岁了，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才退休？我说我要继续传主的道，直到他要我停

止的时候，我才停止。——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16.【搭便车的人】蒙蒙的细雨飞泪在西北太平洋的海边上。恶劣的气候刚好和我里面纷乱的情绪成正比。近来我的工作很不顺利，又有人不时故意触犯我，加上我身体的健康情况也欠佳。几种因素加起来，使得我心灵上笼罩着一层湿厚的迷雾。我是最近才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可是由于这种恶劣的心情，使得我没有办法过一个快乐的属灵生活。虽然我也相信神是大有能力的，可是我却不能够依靠他，因为目前所遭遇的现实问题，使我的心情消极和痛苦。

我心意沉沉地驾着车子回家，忽然看到路旁有一个陌生青年在向我招手，想要搭我的便车。我心里是这样不舒服，本来不想停下车来，因为我要单独地一个人，不希望有人来打扰。但是看看这个青年人，站在风雨之中，也怪可怜的。于是就不得不把车子停在路旁，开门让他上来。他坐在我旁边的位子上，没有说什么话，我也没有理睬他。这个青年看来似乎很疲倦的样子，可能有病也说不定。他好像也知道我不想和他谈话。但是他一眼看到我旁边的那本圣经，就轻轻地问我：「你相信它吗？」

我说：「是的。」我不希望他再继续问下去，因为我对我的信仰很表怀疑。我没有办法告诉他，我信了耶稣之后，有多大的改变，正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可是他却没有就此而止。

他说：「也许我也需要它！」

我想他并没有说错，可是谁来向他传讲主耶稣的救恩呢？我吗？我乃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为什么神不差派一个灵性刚强、满有生命能力的基督徒坐在他的旁边呢，却偏偏找上了我？这时我心里又起了一个感觉：「我们两个人都需要它——神的话。」

到了他该下车的时候，我把车子停下来，便感到一阵轻松，可以不必负担这个责任了，可继续去尝我自己那杯愁苦的酒。可是他竟然没有下车，仍然坐在那里，也不说话。然后就将他的苦事说给我听：他正在吸毒，摆脱不掉，一面说一面流下眼泪。我只有把我信耶稣唯一得到过的一点点甘甜见证说给他听。一连讲了二十分钟，真奇妙，我越说越起劲。基督救恩的能力，在我身上立刻变成又真又活，我自己深深地得到了安慰。现在我才领悟到，神开始使用这个青年人的问题，来解决我里面的问题，我感到喜乐，就向这个青年人大大传起福音来了。

他敞开心灵地听我说，最后，他便承认自己的罪，并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天上的天使也为这个悔改的青年人喜乐。从这时候开始，我的内心便焕然一新，不再自怜和愁苦了。因为：

- ①我不是世界上唯一受苦的人。
- ②自私往往会拦阻神的爱彰显在我的生命里。
- ③如果我肯出去向人传福音，心里才会有喜乐。

我一点都不孤单了，因为有神与我同在。神差派这么一个青年人过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们如果不把神的恩典实际化；是不能够体会得到的。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约壹四 20）神把这个青年人带来给我，他对我说：「你应该长大啦！不能永远做小孩子。」

那个青年人走了之后，另外一节金句又进到我里面。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来十三2）

我虽然不敢确定，这个青年人就是天使，但是我相信，神安排我遇见他，是为着我们两个人。

一路上，我很高兴地开车回家，满有新的能力、新的力量，去面对我目前的环境。——何晓东
《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17.【安慰】我接了电话，对方不住地抽噎。

「你是那一位？」我问，然后才发现这个声音很熟悉，慢慢地她说：「我接到医院来的通知，妈妈死了，请你过来一下好吗？」

原来是我的朋友凯伦。我回答：「我马上就来。」

我匆匆忙忙地拿起皮包，走出门外，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要去安慰一个人，她正在悲伤的时候。我能做些什么呢？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如果讲错了话，那又怎么办？我的圣经里，挟着一张卡片，上面有些安慰的金句，我可以读给凯伦听。可是当我发动车子的时候，我又想，我能体会到凯伦此时此刻的心情吗？因为这些经历我都没有。我又不能用自己的感情，去想象她的感觉。

我想请什么人陪我一起去，又拿不定主意，她要我马上去她那里，因为她急急地需要有一个能和她在一起。

「主啊，求你帮助我，应该怎么做。」我祷告说。

当我在驾车的时候，我想起一些适当的话可以对她说。凯伦的母亲灵命很丰富，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她带领了她三个儿女，都相信了耶稣。她的死并不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她现在已经是在主那里了。想到这里，我才渐渐地放下这颗心。

当我见到凯伦的时候，她的眼圈是红的，面色苍白。她一看见我，马上就倒在沙发上，不住地哭泣。我开始想到自己的母亲，并体会到如果我是凯伦的话的那种心情。这时候方才准备要说的那些话，都不知去向了。我只有坐下来，伸手去扶着我的朋友。我为她祷告，可是我的心情却是很沉重，我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只有和她一起哭。

门铃响了，凯伦教会里的牧师，听到这个消息也赶了过来。我们三个人便牵着手一起祷告。后来凯伦微声对我说：「当死亡一来到，即使有人安慰，也一时消除不了这个伤痛的感觉。」

过了几个小时，凯伦的姐妹也来了，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待下去，就对凯伦说，如果她需要的话，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来叫我。我一路回家，心里很懊丧，因为我没能安慰凯伦，连那几节圣经，都没有读给她听。

丧礼完了之后，凯伦也恢复正常，可是我始终很遗憾，没有尽到安慰她的责任。

过了几个星期，我在教会里面遇到了凯伦，「谢谢你，上次妈妈死的时候，你来安慰我。」她紧紧地抱着我说。

那天主日崇拜的讲题是约伯记。牧师说到，约伯那三个朋友能够安慰约伯，是在他们不说话的时候。当他们一开口，安慰也就没有了。我回想到那一天，凯伦的母亲死的时候，我曾和她坐在一起，一同祷告。原来我的朋友，是需要有人在她受伤的时候，支持着她。不是要说些什么话给她听。我听到这篇信息，心中的担子才放下来。我不再为这件事感到遗憾了。

我即使再说什么，也减轻不了凯伦的悲伤。她所需要的，是有人在这个时候，和她在一起分担她的忧伤。如果那个人能和她一起哭，对她的帮助会更大。而且圣经上也是说，和哀哭的人一起哀哭。

从此以后，我不再去研究，应该怎么样去安慰别人。我相信不管怎么样，耶稣总是会使用我去安慰别人的。——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18.【黎巴嫩的传道人】早晨，我吻别了妻子，知道很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因为到处都是枪林弹雨、炸弹爆发，险象环生。

最近，在我尚未出外旅行之前，曾有两个持枪的暴徒，冲进我们家里，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我曾考虑要取消这次旅行，可是我的妻子却对我说：

「你要明白，死亡并不是我们的仇敌，如果你离开之后，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将会在主那里相见。」

我年轻的时候并不认识主，天天沉溺在罪中，为了填补内心的虚空，便尽量地放纵情欲，花天酒地。那时候我在旅馆做事，曾去英国、瑞士和利比亚，结果赚了一大笔钱，在一九六三年返回黎巴嫩的贝鲁特，又在贝鲁特一家最豪华的旅馆里当餐厅经理。可是我心中的虚空，却一次比一次加重。我在英国时，曾遇到一个很好的女孩子，我心里想：

「也许这个女孩子能填满我心里的虚空。」可是我和她结婚之后，虚空的问题仍然得不着解决。后来我们生了一个男孩，虽然是很高兴，然而内心的问题仍然存在。我开始问我自己：

「我为什么要生在世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这几个问题，我都得不着答案。由于内心的空虚，使我不得不去请教一些信仰宗教的人。

有一位太太对我说：

「我介绍你去和一些宣教士谈谈吧。」

我们把宣教士请到家里，他们便继续不断地来看我们，足足有半年之久。往往每星期来我们家两三次，可是我都和他们争辩，使他们下不了台。有一天，其中一位宣教士就对我说：「我虽然不能够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救了我，他就是道路。」

当我们坐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我倒了一杯威士卡，手上还挟着香烟。他们没有禁止我，因为知道禁止也没有用，却会引起我的反感。到后来圣灵进到我的里面，这些东西便都脱离我了。

这些宣教士所表现出来的爱心，令我非常感动，但我开始对他们有些怀疑，他们爱我是否是有条件的？

我小心地注意着，有一天下午，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查经后，他们就问我和我的妻子，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救主。我便很随便地回答：

「我们当然愿意，难道耶稣只是属于你们的吗？」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接受耶稣做救主，是怎么一回事。我还不愿意丢弃我的罪，可是我的妻子倒比我先接受了，她认罪悔改，生活大有改变。我呢，却仍然生活在罪中。过了两个月，在一家餐馆里，突然之间，神的灵好像在我里面说话：

「你若要做基督徒，必须顺服主耶稣。」

我知道我要作一个选择，服顺神呢？还是背叛他？我心里感到很惧怕，于是就在游泳池边，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跪下来祷告说：

「主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求求你帮助我，因为我很软弱。我愿意为你而活，求你赐给我力量。」

回到家里，我读了一会儿圣经，就去睡觉。早晨醒来之后又祷告说：

「主啊！昨天晚上有你同在我很舒服，今天一天也求你让我活在你的里面。」

我的朋友都发现我改变了，就问：「你怎么了？」

在我工作的那家旅馆里，一共有五百个服务人员，他们都看到我生活上改变的奇迹。我不只对他们传讲耶稣，甚至于对顾客也是一样的传，我觉得福音的信息要比吃饭更重要。可是并非每一个顾客都喜欢我这么做的，有一天，老板警告我，如果我再向顾客传道，他就要解雇我。我也警告他说，如果他不让我传道，我就马上辞职不干。结果我赢了，不但如此，过了两个月，老板反嘉奖我，说我是本年度最优秀的服务员。

除此以外，我和我的妻子还在西顿一个小村子里传福音。附近这些村民都很顽固，向他们传福音是难乎其难。我们家原是回教背景，母亲知道我信了耶稣，就对我说：

「儿啊，你改变了你的宗教信仰是违反了我们的家庭传统。」

我就对她说：

「妈，我并没有改变信仰，只是发现耶稣基督是神而跟随他而已。」

我们便一直为她老人家祷告，感谢主，母亲在临终前也接受了主。

一九七一年，我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出席欧洲福音广传大会。整整一个星期，我深深地知道主要我放下我的职业，全时间事奉他。于是我就说：

「主啊，我愿意事奉你。但不知道该怎么做。」同时心里又想，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能为主所用。在我没有辞去我的工作之前，曾听过一篇信息，就是大卫王与歌利亚的故事。圣灵似乎在对我讲话：

「你看，扫罗王的军装对大卫是不适合的，但是他只用了一块石子，就打死了歌利亚。所以就用你所有的恩赐吧。」

第一年，我每天早晨读圣经，下午也读，由一家咖啡店到另一家咖啡店，向人作见证。我认识了一些旅馆的服务人员，其中有一位在「大英旅社」里工作，我带领他信了主。他要我到他山上的家去，我又带领他的妹妹也信主。然后他又介绍我向更多的人传福音，我的工作就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一九七六年，我们五个人在贝鲁特成立一个教会，从查经开始，现在已经有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个信徒了，他们每星期天都来教会礼拜。我们有二十三个青年弟兄，都能够讲道和教日学。有一度，我们曾有十一个家庭查经班，我们的任务是向那些回教徒传福音。有四位回教徒接受了洗礼，他们都很爱主，可是所受的逼迫也很大。他们的家人曾威胁，要致他们于死地，然而他们却仍然前来聚会。

我们在难民营中也有工作，向那些回教徒作见证。我们打算在西顿开始另外一个教会，那地方

百分之九十都是回教徒，可是这个工作是相当的危险，在中东，要做个基督徒，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也要有为主殉道的心志。

在山区有一个村庄，所有的房子都毁于战火，我们前去替一百六十三家人家修复了他们的房屋，是由美国北卡州波尼城，撒玛利亚人基金会协助的。我们替他们修盖房屋的时候，就一面向他们传福音。

我的工作也受到不少拦阻。有一天，我要去山中参加一个查经聚会时，有几个暴徒拿枪，把我绑架了去。他们带我进入一间屋子，我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感到很惧怕。但是我想到一节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我便感到很平安，心里面反倒是非常喜乐，结果那四个暴徒竟放我走。黎巴嫩人心中都很饥渴，他们过去一向是追求富贵，如今都被战火毁灭了。他们的事业也都被战争所摧残。现在他们正在寻找人生的目标，我们向他们作见证，就有很多的人得救了。——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19.【少数民族的归主】「杀掉他们！这些基督徒都不是好东西！」

一群查莫拉的暴徒，怒气冲冲地聚集在市政府的大门前，高声呐喊，要我们的性命。那个年长的绅士，也向我们叫着说：

「你们这些人，是在陷害你们自己的同胞！」

我惊讶地望着他，我只不过刚刚成为基督徒没有多久，并没有做甚么叛国的事情。

「官长。」我说。

「我对自己同胞一向时很忠实的。」

「不许多嘴！」他咆哮着。

「你们这些基督徒，是想要造反，推翻我们这个部落的政府。我要请你们尝尝铁窗风味。」

兵士们把我们一起推到监狱去，将六十个基督徒，都关在一间牢房里。我们像沙丁鱼般地挤在一起，动弹不得，外面的人还不断地进来。我心里免不了起了疑心，不如放弃信仰吧。你看你信的结果是甚么？在这最痛苦的时候，我想起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我家在乔狄克，是墨西哥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从小就有酗酒的嗜好。我一出世，收生婆就拿甘蔗酒，在我的嘴唇上抹了三次。每逢心里一不快时，就借酒消愁。我们查莫拉人一向时很排外的，从来就不求教于外乡人，任何问题都是让我们自己的巫医解决。如今我内心感到饥渴，甘蔗酒无法弥补这个需要。我向我们自己庙里的神祈求，求了这个神，又去求那个神，都丝毫不见果效。到后来我真想自杀，但是又缺乏勇气，只好再去酗酒。

一九七四年，我听到一个谣言说，有一些查莫拉人，找到一位神，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他们说这一位乃是真神，就不肯再去敬拜偶像了。我一听到这个，就怒发冲冠。

「把他们的房子烧掉，」我叫起来。

「这些人简直是丢我们查莫拉人的脸！」

可是我心里面仍然没有平安，渐渐地我自己也跑到远处去听听那些基督徒在谈些甚么。他们说有一位可以救我脱离罪恶，我急于想要多知道一点。有一天，我旅行到墨西哥的拉卡萨斯城，去找

一个乔狄克的同乡。在他家里遇见一位美国宣教士，名叫康雅各。我对他很冷淡，可是有几个查莫拉人过来迎见我。

「神有一本好书，」他们说。

「康牧师把它翻译成我们的文字。上面说耶稣如何背负我们的罪。曼诺尔，你要相信他，他会救你的。」

过去没有人对我们提起过这本书，我们怎么能看得懂呢？

「耶稣把平安赐给每一个困苦的人。」康牧师对我说。

「他为你死，曼诺尔。他为你做了你和神之间的中保。」

这些话我不能完全消化，需要好好的想一想。我回到了乔狄克，手上带着一本马可福音，是康牧师翻译的。当我开始读的时候，里面在对我说话了。

「曼诺尔，我为你的罪被钉死，我要帮助你过一个新的生活，只要你肯信靠我。」

最后我便说：

「是的，主。我很软弱，我信靠你是我的救主，将我的身心全都奉献给你。愿你按着你的意思行，我需要你的说明。」

一阵烈火开始在我心中焚烧，我被那说不出的平安笼罩着。我要我同村的人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平安，就想找个查莫拉人谈话。我们也不再参加村子里宗教节期的活动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会遭到逼迫。渐渐地有不少其他村子里的人，也接受了耶稣，引起地方居民的注意。有一天，事情便发生了。当我从玉米田回家的时候，有员警在等我，地方绅士把信耶稣的全部集中在市政府门口审问。现在我们都在监狱里，我听到神在和我讲话。

「曼诺尔，你现在要往后退已经太迟了，只有努力向前，信靠我。」外面群众仍然不住地叫喊：

「你们都该死的，活不到第二天早晨！」

那天晚上，我们在黑暗之中彼此勉励，一面唱圣诗和祷告。天亮的时候，我们六十个人仍然活着，神的能力在护卫者我们。当局知道了这件事，就打开监狱的门，叫我们出去游街。我们经过那些愤怒的暴徒中间，最后有两个卫队，把我们送上一辆卡车。过了两个小时，到了查莫拉的边界上，他们就叫我们下来。这是他们对我们的惩罚，因为我们没有犯甚么罪，所以他们也无从控告我们。

我们便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从那时候起，就有许多乔狄克的人，前来问我们许许多多的问题。因为他们亲眼看见神的能力在保护着我们。我就用这本马可福音，和他们一起分享神的话。最初我们是在晚上聚会，后来我们胆子稍微大一点，白天也聚会，我们的人数马上就增加到七十个。村里的领袖看到我们成长得那么快，就很不喜悦。有一天晚上，天气炎热，外面有人敲门。员警来了，绑上我的双手，再一次送我进监狱。这一次，他们把我关进一间窄小、不透空气的牢房里，还有三位兄弟和我关在一起。最初，我凭着信心，还可以支援得过去，可是到后来，我几乎都不能呼吸了。喉咙里干巴巴地，需要水喝。在这个时候，死亡一步步地迫近。

「主啊！救我，」我叫着。

「我快要渴死了，又受不了这个闷热！」

当我正在祷告的时候，一阵微风，由那个小小的窗子吹进来，使我肺里充满了新鲜空气。我的

渴也止住了，勇气恢复，又重新振作起来！天亮后，我就和我的同伴们，勇敢地向那些领袖作见证，我们相信这位真神，是满有喜乐。他们没有办法消除我们的信仰，就只好驱逐我们出境。

可是神却照顾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查莫拉人，他使我们组成一个新的基督徒社会，在拉卡萨的近郊。

在一九八〇年，我们准备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庆祝康雅各牧师讲全本新约圣经译成了查莫拉文。在这次宴会中，我想到过去所参加的那些宴会，不同的是，我已经不再酗酒了，主耶稣掌管了我的一生。

查莫拉人在墨西哥，早在西班牙人征服时代，就一向很排外的。二十年前，我和我太太伊兰在拉卡萨租了一间房子。那时候有些传道人说，查莫拉人是不可能接受基督教的。任何一个查莫拉人，只要是离弃了他自己的文化，不是被刀杀死，就是被驱逐出境。

可是现在呢，已经有一千个查莫拉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现在他们都非常需要圣经。

「我们过去都不认识神，直到你们带来了他的话。」成百个查莫拉人，一批又一批地跑来要圣经。现在查莫拉的信徒自己主持他们的教会，以新约圣经为蓝图。这工作将继续延持下去，他们负责开展神所交托给他们的圣工。——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20.【轮椅赛跑健将】一九六八年的六月二十九日，我正在越南服兵役，我是个军曹。那时候我遣派手下的人去直升机那边搬运给养。当直升机飞走之后，我张望了一下四周，然后开始爬上山岭。只爬了一半，我其中的一个手下不幸触到地雷，轰然一声，我便不省人事了。

到了七月四日，我在医院里苏醒过来，才知道我的两条腿都已经没有了，一直断到膝盖上面三吋左右的地方。我既痛苦，又恼火，因为一切的美梦，全都化为泡影——我曾盼望将来能成为一名滑雪健将呢！

我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从小就喜爱运动。高中的时候会参加足球队、棒球队和篮球队。可是所有的运动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滑雪。我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参加美国的国家滑雪代表队。我母亲的家人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的祖父是个牧师，他时常向我父亲、兄弟们、还有我，传讲耶稣的救恩；可是我总是想尽办法来躲避。每次他要向我传道的时候，我就说：「对不起，我有事要离开。」

我和我的兄弟们，只要一看见他来，马上就溜之大吉。我们对宗教这一类的事，丝毫不感到兴趣。

高中毕业后，我便进入大学，大学生是可以迟延当兵的。可是我却退学去学滑雪，于是我被征去当兵。但这对我也没有什么妨碍，反正我意志坚决，终有一天会如愿以偿的。我在夏威夷受了六个月的训。军队里每一个人都和我一样，不需要神，只要生活能过得快乐就行了。六个月完了，我们这队人，除了一个以外，全被调去越南战场。在那个地方可不比在这里，生死关头，也就不再有人嘲笑神了。问题是究竟有没有神？如果真有那么一位神的话，我们当怎样来认识他？我也是问这样问题之中的一个。

我受伤之后，便被空运到首都华盛顿的马迪根陆军医疗中心，在那家医院里住了九个月。那段时间，我不住地埋怨我的国家和百姓。我痛恨神，也讨厌有人看着我；只要有人朝着我看，我就开口咒骂他。

我买了一辆新的汽车，和一艘小汽艇。天天晚上酗酒，吸食麻烟和各种的毒品，可是却没有一样能够弥补内心的虚空。

过了差不多一年半，我就决心要自杀来了此一生。我打算驾车撞在树上，可是一个朋友拦阻我，把车子的钥匙拿走。在那个时候，有三个基督徒轮流来向我传耶稣，其中有一个名叫法兰克马森，他是和我一起去当兵的。他告诉我他是如何相信耶稣，我便回答他说：「我才不会去相信神呢！他让我失去了这双腿，我的朋友也在越南战场上阵亡了。」

可是我看看法兰克的生活，的的确确是和我不一样。他有那种的平安，是我所没有的。

后来我又认识了凯赛史朝基士，不久她就成为我的妻子。她也告诉我，耶稣基督是怎样改变了她的生命。然而我的反应仍然是如此，我没有办法相信。她又对我说，并不是神使我失去了这两条腿的，而是由于人类犯了罪，背叛神，才会有战争。她的话也有道理，可是我就是信不下来。

到了一九六九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另外一个朋友罗得方亭布雷，教我如何将耶稣基督接到心里，我照着他的话去做，这下子主便进到我的生命里面了。虽然我没有得回我的双腿，也没有什么奇特的经历，但是我却经历到一种新的领受。我想：「神能把我做成一个他所要做成的人。」

神开始在我生命上做工。我向人作见证，每次作见证的时候，眼泪都不住地往下流，我整个人都改变了。然后我又开始在小孩子中间传道，因为小孩子比较天真。那些孩子就对我说：「我们要你和我们赛跑。」

「我没有腿怎么跑呢？」

他们说：「可是你有轮椅呀！」

于是我就训练自己，用轮椅和他们比赛。最初只跑一小段，后来就越跑越远了。进一步，我参加全国的轮椅马拉松比赛。一九八〇年，我得到第二名。一九八一年，我又去参加，深深地感觉到神与我同在。赛跑一开始，我便一马当先，捷驰而去。我心里想，我有充份的信心，这次一定能够成功。最初那二十分钟，只是在平地上，偶而越过一些小丘。可是到了伤心岭，我们便开始爬山了。我登上了山头，比第二个人要快六分钟。这真是了不起！下山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最难的就是上山。

我到达终点线，有好几千名观众热烈地为我鼓掌和喝采。我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线，获得了全国轮椅马拉松竞赛的冠军。我的名次，不只是我这一组的第一，而且超越所有其他的选手。我满眼的泪水，头发几乎都要竖立起来。我太兴奋了，但是我知道不只是我一个人如此。

虽然这次的得胜，是我苦练出来的结果。可是若没有耶稣基督所赐给我的新生命，我会有这个力量去苦练呢？我连活都不想活下去了！

有人问我说：「是什么改变你生命的？是不是这次的轮椅马拉松竞赛？」

我回答说：「不，是耶稣基督。」——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21.【车子的故事】孤独一枝蜡烛，甩着抖抖的微光，当我们正准备要上床睡觉的时候，它随时都会熄灭的。两边的墙上和上面的天花板，交错着条条大大小小的裂痕。门是半开着，外面的两点，不时地打进来。我倒在草垫上不住地发颤，不只是因着寒冷，还有心中的恐惧。为什么这边的工作会那么难做呢？南美洲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的居民是如此地迷信和疑惧，很不容易告诉他们有关神的事情。像我们这些毫无经验的神学院学生，又有什么办法能打破他 多年来的迷信和传统？

一九七八年夏天放暑假的时候，我们这几个浸信会圣经学院的学生，被派来哥伦比亚作短时期的实习。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一个叫梅德林的大城市。这是个工业中心，拥有一百万人口。我们在各教会帮忙了几个星期。我和玛莉亚加上格斯他夫，还有两个神学院学生，就被派到乡下来，离梅德林约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一路上不断地为这些迷信的居民祷告。这条路很不好走，路上全是些洞坑和石块，我们那辆小小的车子，不住地上下颠簸。最后总算到达了目的地。我把车子停在山上一个学校的旁边。

「我在聚会完了之后，就回来查看一下这辆车子。」

我对他们说，一面把东西都搬下来，进入一家农房里。我们要在那里停留好几天。我想把车子停在这地方比较安全些，同时我又把它锁上了。我们的房主是基乐米娜，和她的丈夫伊非姆，他们都是贫苦的农民，所耕种的土地是属于他们的地主。可是他们都殷勤地招待我们，欢迎我们去讲耶稣的救恩。我们安顿下来不久，就先去把邻近农家的孩子都请来。他们一排排地坐下，安静地听我们讲耶稣的故事。近黄昏的时候，我们便把孩子都送回家去，晚上还有室内聚会。教会里的信徒，三三两两地前来，有的来自遥远的地方。天开始下雨，一路上都很辛苦。我们燃上一盏煤气灯，床上、长凳上，全都坐满了人。格斯他夫讲了一段圣经上的信息，外面风雨交加。聚会完了，玛莉亚和我，还有两个女孩子，便欢欢喜喜地爬上床去，可以暖和一些。这间睡房的门关不起来，我便拿一个木箱挡着，免得外面的风吹到里面。最后，玛莉亚吹熄了蜡烛，我们便钻进被窝。忽然我听到外面有人在说话，一下子门就被推开。

「小姐，小姐！」基乐米娜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惊动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

原来那些信徒回去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汽车，被人推翻在路的中央，车胎都被刀子割破了。汽油管子也被拆去，马达也被破坏。格斯他夫说，应该请人来看守车子的，现在已经太迟了。应该怎么办呢？我失去了主张。

「小姐，」我们的房东太太说：「我们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事，现在伊非姆已经拿着大刀，要去找他们算账了！」

伊非姆得救才没有多久，火气仍然很大。他实在很难控制自己，弄不好会闹出人命案子的。

「不行，」我叫着。「告诉他千万不能这样，杀人不是神所允许的！」

基乐米娜便紧忙追上去。我们四个人就拼命地祷告，求主拦阻伊非姆去犯罪，他总算是被追回来了。那天晚上，格斯他夫就和他交谈和祷告，足足有一个晚上。这件事算是解决了，可是我们的车子呢？我们怎么回梅德林去呢？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我们还有六个星期的工作，没有车子怎么可以？

是不是还会有更不幸的事要发生？

我躺卧在那里，神开始对我说话了，他告诉我只要有他在，就不会有惧怕，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诗三十四 7）

于是躺在草垫上，我心里面满有平安。这辆汽车乃是他的，不是我的，他可以任意处理它。我向神发出感谢，求他赦免我的忧虑和惧怕，然后便安然入梦。

第二天，在我们没有去看那辆被破坏的车子之前，我们先有晨更。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因着这件事，使他自己能得着荣耀。当我们到达学校前面的时候，那边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因为这个消息很快地传出去，甚至传到哥伦比亚遥远山区一带地方。我们回答了他们很多的问题，向他们传讲神，并对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来这些地方。

我们把车子送到邻近一家修车行，许多人都前来看我们，我们不断地和他们讲救恩，不只是讲，而且还有见证给他们看。那天晚上的聚会中，我们看到主大大地做工，许多陌生人都出现在门口，因为好奇心的驱使，他们便突破了迷信传统和疑惧，跑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也许是因着车子的这件事使他们过来的。我们始终不知道是谁干的事，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乃是，居民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而相信耶稣，罪得赦免。

在那一个星期中，我们被邀请到很多传道人没有去过的家庭里讲道。参加的人一次比一次增加，他们都听到了福音。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之后，车子被破坏的这件事，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对人作见证。每一个加油站和修车站，都变成了我们的讲台。神使用这辆车子，替我们打开这一带福音的门。——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22.【追踪者】我同房的朋友芭芭拉和我一起回到家乡尼布拉斯加州的海斯丁市，去看望我们在那边的亲戚朋友。我们由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出发，开了九个小时的车子，到达海斯丁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两点钟了。

我们进入市区没有多久，就有一辆车子在后面跟踪我们，里面都是男孩子。起初我们感到有点害怕，但是想到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往往玩一种游戏，就是男孩子在背后跟着你的车子，一直到你躲开为止。所以我看看背后那辆黑色的汽车，心里面想，我们这个小城市还跟以前一样，没有多大的改变。

那辆车子仍然穷追不舍，芭芭拉就踩足油门，我们进入一条小巷子里转一个圈，再回到街上去，那辆车子便看不见了，我们想他们大概不致于还会追上来。当我们经过我过去所参加的那间礼拜堂的门口时，我要芭芭拉把车子停下来，我们就在那边逗留了一会儿，我想起教会里的一些朋友，还有那天，我走到台前去接受主耶稣做为我的救主的那一刻。

「唉，芭芭拉，」我叹口气说：「我真爱这座礼拜堂，它过去的历史，有我一份呢！」

她耸耸肩。芭芭拉对基督教一向不敢兴趣，她着重知识学问，对这些属灵的事情却是冷冷的。

我们正坐在那边谈天的时候，那辆跟踪我们的车子又出现了，紧紧地停在我们的背后。我们前面是墙，既不能前进，又不能退后。我们当时并没有恐惧，只不过是愤怒。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瘦瘦的青年从车子里跑出来，到我们的车子旁边。芭芭拉将玻璃摇下一点点，想听他说些什么，她的

胆子要比我大。那个青年人态度并不友善，嘴里说出一些污秽肮脏的话来。我吓得魂不附体，就叫芭芭拉把窗子摇上。她望着我，似乎觉得我有点过份，但是却顺着做了。

那个青年人好像是有什么企图似的，不住地闪着眼睛。又有一个青年人从车子里出来，冲向我们。虽然窗子是关着的，我们仍然可以听得见他们口里所吐出来的那些淫猥下流的言辞，和威胁我们的话。

我的双手发麻，心在忐忑地跳。

「主啊，救我！」我叫出声音来。

芭芭拉很不高兴地望着我，「现在正是你祷告的时候啦。」

我决定两眼望着礼拜堂，不看那些人。当我正在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到神的手扶在我的肩头上说：「珊娣，不要怕。」

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一个个子高大的家伙从车子里跑出来，走向我们这边。他大约有六呎高，三百磅重，走起路来，地好像都在震动。

那个瘦瘦的青年抬起头，张大嘴在笑。当那个大汉朝着我们看的时候，那个瘦子就说：「他过去曾撕毁过好多辆车子的。」一面说，一面手舞足蹈地跳着他的「胜利舞」，心里想这下子我们可跑不掉了。

芭芭拉望着我，她的愤怒里惨杂着恐惧。

「你的神现在在那里呀？」她一面说，一面哭。可是神仍然安静地在我心中，用那微小的声音说：「不要怕。」

那个大汉来到我们车子这边时，他们车里面那个驾驶员，忽然将车子倒退，好让我们能够出得去。

就在这一霎那间，芭芭拉把握这个机会，将车子驶离礼拜堂。

「我们去那里呢？」她问我。

「向右转，」我说：「我们可以回到那条大街上，去警察局。」

可是我忘了再进一步地指示她，以致她把车子开进一间学校的停车场里。这个停车场，三面都是十二呎的高墙，这下子可完了。那些男孩子把车子停在入口的地方，使我们变成了瓮中之鳖。

我们拼命地想寻找其他的出口。如果我们由人行道上越过去，很可能会穿插于路灯和篱笆之间，把车子撞在那些东西上面。只要我们能过得去，就可以回到街上。

「我办不到呀，」芭芭拉哭着说：「中间只有一吋长的空隙！」

我满有信心地说：「我们可以过得去的，你相信我吧。」

她望着我，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在等候着神迹出现。

「哦！珊娣！」她还在哭。

那些男孩子渐渐走近我们，我向她大声叫着，她便咬紧牙关，闭了一会眼睛，然后踩足油门。那个大汉急忙躲开，另外那两个人也纷纷滑倒在地上。

我们终于是过去了，车子经过一次猛烈的震动之后，就到了街上。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们是过得去的。神使红海的水分开，他没有丢弃我们。芭芭拉，你不

是亲眼看见的吗？」

「可是事情还没有完呢！」她咕噜着说。

后面那辆车子还在紧紧地跟着，但是我们到了警察局门口，他们便走远了。

进了警察局，我们把经过的情形告诉警长。警长就建议我们把车子留在这里，由他们送我们去我姐姐的家。

到了家门口，我跑去敲门，竟没有人应。于是警长就把我带到公用电话亭那里，我打电话回去，姐姐向我道歉说，她睡着了，所以听不到敲门的声音。我告诉她，员警的车子送我回家。

「什么？」她叫起来。

我们平平安安地进入她的房子里，那天晚上我一五一十地把经过告诉她。最后当我和芭芭拉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就问我：「你老实地告诉我，这次我们能够化险为夷，是你祷告的结果吗？」

「当然啰，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神在掌管着。」

「那么你自己害不害怕呢？」

我应该向她诚实。

「最初我的确是怕得很，但是后来我便学习到，当神对你说什么的时候，你要相信他的话。」她吐了一口气。

「我们今天晚上都可能会送命的，」她说：「现在该是我认识耶稣的时候了。」

我大大地惊异！我过去一直盼望芭芭拉能够信主，今天晚上她竟接受了！

第二天警长打电话来叫我们去取车子。到了警察局，我们知道那几个男孩子都已经逮捕了。

「他们都是吸毒的，」警长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对你们的企图是什么。」

我想起一节圣经：「小子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壹四4）

那天晚上，因祸得福，芭芭拉接受了主。

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一直相信，神在掌管着我们的生活。——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

23.【审判】时间：世代末了。

地点：白色大宝座前面。

人物：所有不信主已死了的人。

（罪人甲低着头，战战兢兢走到宝座前面。）

主：你是×××吗？

罪人甲：是。

主：你在世上为非作歹，杀人抢劫，无恶不作。你知道不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亡？

罪人甲：我知道。但是我一直以为人一生就如灯火熄灭，一死就什么都完了，没想到会来到这个地方。

主：你听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吗？

罪人甲：有一次，我经过一间基督教的教堂门口，有人请我进去，我骂了他一声就走掉了。

主：很可惜，你失去一个得救的机会。你既然相信人一死什么都完了，现在你也就完了。下去。

（罪人甲苦着脸，罪人乙上来，他看来似乎是理直气壮的。）

主：你是×××吗？

罪人乙：是。

主：你在世上时也犯了不少罪，你知道吗？

罪人乙：我犯了什么罪？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杀人；一生没有做过亏心事，我做什么都是凭良心。

主：不错，你没有犯过地上的法律，但你却犯了天上的法律。

罪人乙：天上的法律是什么呀？

主：不认识这位元创造世界的真神，有犯罪的意念，都是犯了天上的法律，你没有杀过人，你恨过人吗？你没有犯过奸淫，你动过淫念吗？你说过谎吗？你自私过吗？你自己想想看吧。

罪人乙：这些倒是有的，可是也不致于会下地狱呀！何况有那一个人没有呢？

主：这是天上的法律，你要上天堂，就该遵守这些。我并不是不知道你们不能够遵守，所以才降世为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你们因着我的死可以罪得赦免，使你们因着相信我，可以白白称义，上天堂。现在那些已经相信我的人，今天都不在这里了。

罪人乙：我的哥哥是个基督徒，他一直劝我信耶稣；而我却对他说，我做事凭良心，我不必相信耶稣。难怪我在这里找不着他。

主：这是你自己失去得救的机会，也怪不得别人了。

（罪人乙下，罪人丙上。他双手合在一起，因为他是个信佛的。）

主：你是×××吗？

罪人丙：是，阿弥陀佛。

主：你再多念一万次阿弥陀佛也没有用的，你过去犯了那么多罪。

罪人丙：可是我吃素念佛已经有二十年了，连一只蚂蚁都不敢杀死；蚊子咬我，我只是把它赶开，也不打死他。我也做了不少的好事。

主：吃素念佛并不能清除你的罪，而且佛也是人，并不是神，他不能够救你；你拜偶像，罪更大。十条诫命中一条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你却把手所作的偶像当神来拜，你不是在拜我，是在拜鬼。

罪人丙：唉！我一直以为宗教都是一样的，叫人行善。因此有人劝我信耶稣，我就告诉他，我已经信佛了。

主：信我不是信宗教，而是一条唯一得救的路，你为什么不好好研究一下呢？

罪人丙：我很后悔，但已经太迟了！

（罪人丁上，他一路上不住地喊冤枉。）

主：你是×××吗

罪人丁：主啊！他们怎么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呢？我明明是个基督教徒，我每星期天都风雨无阻地上礼拜堂，是×××牧师替我施洗的。

主：上天堂的只有基督徒，而没有基督教徒。你虽然受过洗，也去礼拜堂，但你并没有接受我做你的救主，也没有使你的罪被赦免。你的生活和你没有信基督之前完全一样，照常犯罪，根本就没有重生。凡称呼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有遵行他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节圣经你读过吗？

罪人丁：我从来就没有读圣经，牧师讲道我也全都没有听进去。因为我家世代都是信教的，所以我也是个教徒。

主：天堂里面只有圣徒，没有教徒，你下去吧。

（罪人丁下，罪人戊上，他是个共产党员，无神论者。）

主：你是×××吗？

罪人戊：是。

主：你是个无神论者，曾逼迫过我，你知道吗？

罪人戊：我没有逼迫过你，我只逼迫过基督徒。

主：你逼迫我的儿女，就是逼迫我。

罪人戊：可是，我怎么知道有你呢？我没有看见过你，我是相信科学的，又没有科学上的证明。如果当初只要你出现一下给我看看，我就会相信的。

主：我是个灵，是肉眼所不能看见的；你没有看见过电，你怎么会相信有电呢？世上那些花草树木、山川河流，和天上的太阳、月亮和星斗，都是怎么产生的，你没有想过吗？

罪人戊：我以为本来就有的。

主：这更不合乎科学了。你家里的桌子、椅子和床，都本来就有的吗？

罪人戊：（低头）我很后悔。有一次我在一个基督徒家中搜到一本圣经，我连看都没有看一下就放在火里烧掉了。

主：那你失去了得救的机会。（审判仍在继续）——何晓东《大光短篇故事精选》